



五

丘毛伯先生集序

慈谿胡亦堂二齋謨

蓋予于臨川三年數以事至建昌道中兩得登丘毛伯先生之庭其庭面戚姑山勝槩備具而其子而暹孫玉田玉樹相與出穀核酌予以醴時酒酣之後徘徊憑吊于當日之流風遺韻恍然得之云昔之名賢負豪傑之才將設施于天下其自命甚重且遠而非衆人之所可與先生以制科爲御史風概稜稜建言之職于斯爲烈嘗讀其糾劾諸臣一疏尤與前人爭光異代蓋自神熹二廟相承在位庸甚衰颯委靡之氣深中人心幾不可以復救故其一時之人求進者旣畏蒞而不敢任欲退者復繫戀而不能決舉朝之內無人自先生言之而其狀俱著其情可罪藉行其

言更張其道如雷霆而呼之醒事亦蔑不濟矣而惜乎其不能也嗣是奉使按豫祥恤數百大事丹筆求生得平反者無計而時宗室蕃盛周府尤大饑寒之極恣爲不法遇他省有變卽洶洶思內噬先生清核各府祿米之絕羨并捐助以倡于是宗人之良者生而橫者束恩全而患杜矣滇黔之與蜀齒齧方勤兵事先生使還卽督楚餉亡計百萬凋瘵疲乏之餘徵發不倦又屢上疏指陳三省成敗情形請合兵以攻奢安坐縛二逆其言甚悉待楚事已而先生亦避璫燭家居後以撫豫豫故經前按理之地察吏安民不過持其大端循厲以抵于績特傳先生當官時全省機務殷填日對賓佐飲酒談笑凡批答著作令兩人對曳其紙伸腕疾書若有神行其勤于政細微必躬殆亦自咎以上皆所攬斷不以爲煩其才之宏深徧及類如此也故其緒餘之爲詩文者奮發駿往一篇之中皆有溯洄千古揮斥八極之概蓋臨川之爲邑賢達如林如陳公惟濬之理學湯公義仍之淵博艾公千子之經義自此以外抑尚有人而文章經濟兼有其長卽一時豪傑並舉而觀未之有遜焉矣有諸公而臨川重有先生之先後諸公而臨川益重質之當世其或以予爲知言也哉

丘毛伯先生集

慈谿胡亦堂二齋選輯

奏疏

陳情疏 臺中

為節婦清苦堪憐聖世罕獨必告懇乞天恩例賜旌表以
 光治化以勵世風事臣跼伏草茅每覩聖明於優獎節婦
 一端惓惓加意豈不以天理人心發於婦人女子之一念
 者每更摯而恩膏澤惠加乎鰥寡孤獨之一途者所必先
 則臣母李氏之節孝為人子者幸托聖世情應自陳以徵
 聖治以廣聖恩者也臣不敢以煩瑣之語上瀆聖覽第舉
 臣母之槩當臣母之適臣父也未經一月即便商行商行
 久至六年家歸暫惟六日而臣父遂殞矣當臣父之告殞

也臣母年纔二十有二卽矢地下之從不願生前之樂嘔血何止數升絕食已逾五日氣息奄奄一綫僅續斯時臣六歲臣祖父祖母則已八旬旣無葍功叔伯之依又無田產僮僕之給母若死臣亦死臣祖父祖母亦死臣一家四人惶惶慘贖無計可施有共坐待斃而已族老皆爲勸諭曰汝死得矣八旬之翁姑何依六歲之孤兒胡恃母始轉念爲啜一湯越七日始得不死臣祖父祖母與臣亦始得不死然而死猶可也生更難焉三載寢苦枕塊五年持素斷葷瘦骨黎面四壁不支作力食貧一身並瘁旣賣衣鬻棺能以禮成姑之葬復焚香祝天愿以身代翁之死凡百扶持艱險不避誰不爲婦乃臣母爲婦又兼爲子不亦難乎至於家無別丁儲艱半菽樂歲尚稀乎飽煖凶年不免於死亡人皆懷救死不贍之心誰肯萌教子罔怠之念乃母獨明大義和熊畫荻督臣于成臣今叨聖恩擢臣進士臣心自矢殫竭駑鈍上報天恩下伸母志不期于閏三月廿六日忽接家報母已云亡臣不孝不勝哀號自念乳母氏清苦一世生不奉夫死不面子婦人之節婦人之苦人世之上當無兩于臣母者臣母行實於臣省已經憲臣勘明第未題請今臣守制馳歸敢乞一日之恩勅下禮部查勘如果臣母苦節堪憐特賜旌表庶臣母猶戴天日於九泉而皇上愈振綱常於四海臣不勝激切懇祈待命之至

核定功罪疏

爲官常不肅國是不明謹核諸臣功罪之案以定諸臣去

留之衡事竊惟帝王御世止有黜陟二端而士人持身獨重進退大節惟國是明而官常肅斯任事者不得自開委卸之端尸位者自可併清鬪茸之弊今寇患方殷需人正亟何耽戀家園者卽敦促而不來而惟怯仔肩者方紛綸而欲去不宜去者本避事而先以求去爲名宜去者卽戀榮而偏以言去爲諱例套相沿莫之改止如是卽使邱纍綬若竟有何人實心實力爲皇上任疆場之事分廟堂之憂者乎臣敢明悉開具專聽皇上處分如閣臣宦籍所列已至七人而僅得二人之用部院前後所補不啻十數人而尚曠多人之官被論者固憂議而畏譏博名者亦辭榮而推撫祁伯裕原在近鄉張鶴鳴何爲屢疏倘係聞邊警而逗遛寧不對官常而慙忤此當再申明旨嚴諭起行如

既次其功罪
當著其姓名
如某二
字令人閱
閱

使仍前怠緩便應徑行削斥者也至見在諸臣如某則宜以老去也然或謂其數年轉輸之勞去時畧宜優待如某夫旣以罪行也何併寬其兩月惰庸之咎行前不一深求如其因一去爲卸擔雖當議寬之日正須處分如某以一去爲避勞乃當親政之時容辭責任如某明棄邊而不救正坐逗遛而阻收降似有先見或得從末減之科如某再納降而蹈覆無異贖贖而鎮山海近有微勞乃可援戴罪之例如某初有虛譽今且成焉能爲有焉能爲無之人作何議處如某本無才名何可使居舉足有重舉足有輕之地允宜罷閑如某本爲練兵而設練兵不效正當辭官而獨辭事是名器可以虛居也且固戀其位何爲如某原以需用而陞需用方殷第見受官而未受事是軍務可以緩

圖也必無負其才乃可若閣臣某主恩未報國郵正深倘有差失不妨自此創愆如爲賢者正當容人責備倘遂討一去之便宜恐孤負三朝之眷賚若乃近日票擬楊鎬李如禎之閣臣則大可駭異夫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况封疆大事誰敢私意低昂今二罪如山乃止等閒點綴旣舉並陳之言而擬單詞之票決非無心之錯誤已昭有意之欺奸凡此皆朝廷大關係統祈立賜處分國家幸甚

中州叙功疏

爲中州叙功臣少一疏臣敢繼今按臣勘報補牘以請事臣聞帝王御世欲勵世而磨鈍賞與罰共明而已賞罰不明則人之功罪不分人之功罪不分則人之賢否不判坐使地方擔當任事之人削色而全軀保妻子之徒自全天下尚安有吏治哉去歲臣按中州與撫臣馮加會共事撫臣彼時值山左之煽妖固陵之告變不費斗種一矢而飭將練兵消釁杜亂其功不小去歲五月有查議防禦效勞官員分別叙錄之疏是時臣方候代造冊未及草疏且側觀撫臣叙次并謬及臣臣若有言臣嫌自居故舍默至今乃今兵部行勘今按臣業已具疏報命則臣旣目擊身嘗尚可無一言而竟以身當蔽賢不祥之罪乎故除去歲撫臣叙次與今按臣查勘兩疏纍纍具列現在御前臣不敢重復瑣贅外臣敢再舉其喫緊功次爲皇上陳之一歸德府當山左妖起歸穉與曹地止隔一河妖旣在外奸又在內有旦夕不能自保之勢當是時聞變卽趨不到任不叅謁兩院而卽坐鎮歸署盛暑循行河干勵兵秣馬定亂銷

上
集
四
奸者睢陳道周士昌也而推官張養晦通判王象復于萬
摛或署邱或管河或巡捕各襄籌策共效禦防次之任當
新調卽興百廢而濬河立柵造車製器四鄉搃練民兵萬
餘人人精悍可用置立保甲籍冊查覈奸細甚詳爲臣按
部所親見者商丘知縣孫傳庭也而虞城知縣宋文燠夏
邑知縣馬希周或設兵河上以防賊或設塘馬以探警次
之一汝寧府汝龍商固兩縣地界奸人大盜窟穴其間故
自山東妖盛而固始宴溝集邪教李思賢等遂潛通線索
屢露反謀汝陽與沈項接壤大盜韓應龍黨與繁盛人皆
搖動當是時偶承道乏獨任勸殲渠魁恕脅從銷亂現
在而防禍未然者署巡道事知府王應楫也而推官莊謙
坐籌折衝奸懾威望次之謀畧素定不事張皇潛除賊之
耳目密樹我之腹心止十數日不費地方斗糧寸兵而殲
勦大慙賢于十萬師者固始知縣高捷也勸諭邪教至數
千人而無煩擊斷者商城知縣曾延咨也而汝陽知縣楊
文昌擒拿首盜至數十人而永消禍藪次之一開封府府
當省會上有繁宗下有雜民人心動搖賊徒窺伺岌岌乎
中原之腹心始矣當是時坐鎮禹鄭除勦扯旗亂民王撫
民劉顯吾等者分巡道金煉也已承賚捧聞亂止行獨以
一身巡歷歸睢支撐省會者分守道王瑛也省會之地周
宗繁衍雜奸踞盤非行保甲派守城練鄉兵必不能以防
隱憂而固吾圉而是時一身擔任儲煤蓄糧爲未雨綢繆
者知府方道通也刑廳原無捕禦之責以跟隨巡方查盤
之身不時單騎巡行州縣查覈保甲勸諭防禦推官范養

粹也而舊祥符知縣李魯生法立惟行儲噐立柵儼然爲一邑神君陳留知縣韓一良妖能豫除竟使五世傳習之蓮教立時擒獲次之一彰德衛輝二府踞河之北當東妖甚時嘗從撫臣言賊限黃河必不能以無船飛渡又不能以數船輕渡倘若狼狽定施走衛鄴以據太行而後果有是報捉獲細作張守志等二百餘人鞫之俱係賊首謀占太行蟻尖險寨以窺河北而彰德宗室主盟搆黨橫布是時分巡道則有焦馨轄兵磁州各據險要分守道有蘇光弼坐鎮單懷學潛杜彰德知府則有張夢鯨黠化悍宗衛輝知府則有孫鳳翔壯修城郭推官則有李際明簡戎儲備凡此皆臣按豫時所目擊而親嘗今按臣勘報一一與臣符合無謬者也伏乞皇上將道撫諸臣優擢至推官知縣現今考選停止不敢卽望行取伏乞勅部紀錄遇行取之日卽資俸稍少月日仍望破例錄收至撫臣馮加會無論諸臣之功皆其指授方略諸臣之功無非撫臣之功卽其前歲新任繼督臣張我續帶兵援川之後磁州儲備之一空而撫臣收募毛兵添招鋒兵儲噐買馬設法教練臣曾親閱無不人人可用又當東妖猖獗之日漕臣陳道亨借兵防禦濟河濟寧城池而撫臣卽時檄發毛兵一千安家行糧犒賞噐用數月在東無非豫物而漕竟無恙濟城亦無恙是以漕言利在神京勞當錄以濟城言利在山東功當分今撫臣資俸爲諸撫臣第一似一副都御史加銜不足以酬之似宜照真定撫臣張鳳翔之例一體擢用者也若菲劣如臣職專察吏無與軍功卽有微勞分義當

爲疏中如撫臣今按臣謬錄及臣者臣不任受顧於此外
更有三臣可備皇上他日邊才之選者不可不再揚扆焉
其一湯陰知縣楊樸心饒智數才裕勵勩嘗用虞詡三科
取士之法以弭盜而盜息用李靖六花陣之法以練士而
士強其一確山知縣傅伊以將家子談孫吳臣閱操曾以
十四縣民兵試之教練演習甫越五日而八陣握機諸法
俱熟臣躬按其陣壁壘斬然以他將撼之矻乎不動其一
南陽府舊推官周夢尹肯任勞怨獨贍擔當委之查盤清
核徹底其他可知是三臣者皆有殊才奇畧而一以加銜
仍管縣事一以同知陞任一以刑部主事現報丁憂似用
之尚未盡其才伏乞併勅下吏部查錄優用他日斷可爲
皇上緩急克折衝禦侮之用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辭免叙功疏

爲臣方奉差督餉叙功恩數忽及自愧難承謹述出疏原
由以明愚分事臣以一介書生忝綴班行自天啓二年四
月巡按中州至去年六月出境時值山左妖氛正熾本處
邪教咸思起應更有貧宗樗手通家逃兵五奸合併河之
南北岌岌乎殆矣臣時無所措手惟是行保甲練鄉兵修
城池造器械一意嚴切督課司道府縣爲事然此何非臣
巡方職分內事安敢言功惟是叙功之舉起於年來地方
官畏事凡遇責成輒思脫卸卽有爵祿名譽以動之猶爾
縮朒不前故不得不用鼓舞之術又年來地方之變皆以
司道府縣做之不善事之方起多不信而失在縱弛事之
已彰多張皇而失在激變以致地方賊熾冒破國家金錢

殺傷地方人命至其後地方稍定而害亦不少惟中州諸道府州縣值山左妖賊止隔一河固商汝潁之內奸且夕欲乘以舉事而能制其變卽東道不通天下車書玉帛之途盡出於豫而供億不乏守禦惟謹不可謂非諸地方官之微勞撫按身任地方倘不爲揚扇將來之人心將無以勸此中州叙功本旨全爲道府州縣而設也至撫臣馮嘉會寔心弭盜有益地方今撫臣之俸彼爲第一卽不必叙功亦應一轉臣當時原少一疏今見兵部行勘有咨按臣查報有疏故敢繼其後叙次之以補前薦剡之所未及實不敢與聖恩之併加及乎臣也切思臣旣奉差督餉叱馭有日何暇復冀望外之恩臣唯奉職不怠伏乞皇
朴忠收還序陞成命俾臣得安愚分臣幸甚

策勵臣工疏

爲自有邊虞朝廷無日不稱做事其實一事未做臣不識忌諱敢臚列從來積窳與嗣後新圖伏惟聖明省覽特勅大小臣工交相策勵事臣猶記憶皇上改元之歲偶值邊虞雖以皇上聖明無藉敵國外患乃增警惕而一時臣工陳謨效計曰起廢曰發帑曰練兵曰加派曰添設撫臺曰豫儲樞貳曰廣置輔臣甚至用人卽空談邪術之妄人咳口握機之清客猶且不吝官爵以異其萬一之驗甚至取財卽卑官寒士之微餼下役窮苦之末資猶且尅減搜括以廣其秋毫之析如是是宜政舉事治奸銷釁塞用足兵強一舉而滅寇不難矣乃臣見三年來不謂加派未罷搜括頻行尚有兩月不敷之糧餉添儲卿貳各舉邊才尚有

經畧總督無人之廷推劉保諸人已梟關門防守之嚴尚
有近獲之奸細設坊捕增馬堡保甲申飭之城市郊關尚
有白晝打劫之強賊飭法惟空文用人止情面上下相縻
例套而已遇小事則任遇大事則讓遇易事則任遇難事
則讓始事可以博風力之名則任終事關於責成之實則
讓私事有益於身家富貴則任公事全為國家君父則讓
羶為兔逐飽則鷹颺稱才稱望於安泰之時告苦告病於
勢急之日以至危至險之時事用悠悠忽忽之人心曰捱
一日年復一年止靠皇上之洪福謬與大盜之自亡竟不
知黃扉七相玉堂十六侍郎部寺數十太少之卿所管何
職所司何仕而乃令皇上孤注於上若此也當神廟在御
之時每患羣寮門戶太分意見不一而今則異類盡去同

患章疏東閣有所建

臣之疏揭無不俞允

每患臺省之彈文留中不即處

榘

致令大修不得

不杜門請告出城待命而今則温旨立得

今日被論明日且出門拜客也以當為之時值可為之

獻替之際計無不聽言無不從若之何又復攢肩

天下安危於不可知之域而莫之恤也職昨自

冬涸之際而徐州城垣尚沉水中計今春淋雨

盡到城倒而東南之咽喉已墮再日辰時行汶上

閉問之謂蓮教餘孽尚有訛言旦夕自泗水發動者

京師街民謾謾大寇二萬業已臨河此即不足信而

無恃寇之不來恃無有以待之竟不知今日當事待

暮不處以安

真無才

應如其

諸大臣

之時而討問之夾袋豫信水鑑核無徒相見畢交際

叙寒温而已也天下之事真不可做蜀武侯謂事之

敗利鈍不能逆料而常存輔躬盡瘁死而後已之心莫克

國金城之役即帝召還而自任曰無踰老臣裴晉公

蔡之行當其拜命即已自矢賊若不滅還朝無窮是古大

臣立志用心如此今諸大臣必曰臺省諸人已語煩多甫

有孽畫動見沮格獨不可主裁理精神調護人情

安能調護政紀今輔臣必

不屬也然嘗觀先朝輔臣劄子進呈方畧不顧身家為國

家興大利除大害不少豈其責隆師傅謀叅機務而徒取

克位身名當極頂合尖之時固宜有水落石出之計時事

屆日中月盈之候決難作卸肩弛擔之為今則相與反是

寇退則怡堂寇來則拱手寇退則減將撤兵寇來則添官

請帑不知冒破皇上幾許金錢脫騙皇上幾許爵賞徒貽

他日一人之憂故敢献其芻蕘伏惟立勅大小臣工各祛

積窳共效新圖宗社幸甚

請恤周府宗室疏 按豫

為皇仁無所不沾本宗更有未被臣仰體皇上親親之意

特設經久賑恤之規以事關本宗非經聖諭勅行不可事

臣巡按河南據職守所該於地方困苦病皆當力圖代

上
控除他府且不論卽專以周府言之宗姓不下萬餘自城
禁稍弛各聽其附近州縣居住其有名爵田產者猶可至
於無名無祿之庶宗無所防閑恣睢特甚臣每閱百姓投
告狀詞其首告宗室曰姦曰盜曰賭博曰詐騙曰強占每
次不下數十又于閱囚冊會審之日見其成案如劫人財
伐人塚窩盜殺人種種於冊而纍纍於庭心輒愀然不忍
見且不忍聞作而嘆曰是孰非高皇帝之子孫耶教無道
而養無素是誠令其至是然此又自強暴無賴之宗不自
愛者言也至於臣巡歷一府事竣之日無不有貧宗告賑
而周府遂至二千餘人老羸聾瞎跛蹙殘疾鶉衣百結捉
襟曳履俱擁擠呼號於臣之庭臣又愀然不忍見且不忍
聞作而嘆曰是又孰非高皇帝之子孫耶我輩且衣租食

稅而本宗至有一絲不掛半菽不飽當時高皇帝神謀淵
識何至不能慮周子孫或亦不意其情勢至此卽皇上單
恩海宇無一夫一婦不被其澤寧獨遺於親親固地方官
無有以此情此景爲皇上告者臣卽發該府及周府長史
司酌議可久賑恤之策而俱報曰人衆而財匱事必不可
爲臣甚不然之祖宗於百姓尚有鰥寡孤獨窮而無告之
憫爲之各州各縣特設養濟院以衣食而居處之而况於
皇上之本宗在本府大藩儘有可以節省之靡費其郡王
富者亦儘有可以樂助又本藩祿銀有故絕從來濫支冒
放不可問者臣緣是酌處貧宗惟有創立義田一法而義
田非得數百頃不可臣除先解戶部正額贖銀及都察院
紙價又復節省餘贖濟邊及本地方買馬積穀外爲搜括

銀一千兩以作賑宗割買義田之資且以爲本藩好義樂助者倡又臣查盤中弁封丘陽武陳杞等縣有先年經手書役侵漁錢糧現今清出及追補可得數千金再行布政司查覈本藩宗祿故絕有彰德府知府張夢鯨清查趙府一年中得餘剩銀五千兩夫趙府原祿不多猶如此剩餘若周府則數倍於是今當查如趙府例俱行多寡報出以作買田之費此外再敢乞勅諭本藩及各郡王各捐餘祿共以贊成大抵約得萬金便可以買田數百頃總其簿籍收放之權於布政司鰥寡孤獨老而無告者每年酌其應用之數全給之此外少而貧不能自娶病不能自養及荒年臨期酌給之併設立無名祿宗人會館一所以長史司董之查得宗藩要例一款萬曆十八年該禮部題奉各處

王府查有無名無祿庶宗及花生傳生子孫聽從父兄家長取便起名報知長史教授及所在有司衙門序記一冊但不許僭用玉牒字面以溷宗支其住居封城四境之內仍將地方鄰佑姓名通報在官不時稽查如有結黨遠遊私出境外者許所在有司禁拘責治不得寬假一會館而每月賑恤貧窮於斯稽詢作奸犯科諸不法事亦於斯查點則有法法行而人知畏賑恤則有恩恩行而人知感庶幾挈領振裘卽人衆事多得操其要害以相馭而無他日意外之虞蓋去歲山左妖賊煽亂兩河奸宄蠢蠢思動而又添以數千無祿無名無所衣食無所綜核之橫宗地方之禍凜凜爲剋河南惟周藩宗姓獨繁他藩差少周藩會館義田先行則他藩自可照例伏惟皇上惻念本宗卽

賜勅下該部酌覆施行

請停毛兵疏

爲招兵有害而無利凡兵皆然而毛兵尤甚伏乞聖明勅諭停止毋再貽地方隱憂併空費國家金錢事臣竊見今日招募毛兵夫毛兵所以得名非謂其由天產壯勇也又非謂其由人力勇悍也因河南汝南兩府屬縣如盧氏嵩縣魯山南召地近礦洞其無賴子弟不安耕鑿之常業妄覬暴驟之奇藏貪利輕生相羣爲盜卽上人數以法禁治之不止除去之則不能遂以爲其人驚悍可用以殺賊然其寔一府不過一二縣一縣不過一二村一村不過一二入毛兵之得名不過如此然有利則向前無利未必也做賊則向前做兵未必也不畏官差不懼配遣則向前逢大

敵未必也如是卽得真毛兵而用之亦無益而况其所謂毛兵者未必皆真毛兵耶蓋自邊發難川繼之其數次從此地招兵者不啻其幾萬矣豈此數縣人盡爲賊耶不過四方無賴市棍遊徒贗其名以應之耳贗以市棍則素能餽乎法紀贗以遊徒則竟難查以系籍以故一招之後無處不逃援邊而逃于邊援川而逃于川夫援邊而逃是以敗而逃也猶曰惜一已之性命至援川而亦逃是以勝而逃也併不愛朝廷之賞賚如是當時不知費幾許安家幾許行糧而竟不得其毫末之用則亦安用此有空名無寔效之招爲乎然此猶以招之之害言也乃至於當招之之日與旣逃之之後其爲本地方害又有不可勝言者何謂招而有害於本地方如一聞招兵之令本地方積快土豪

通家捧會爭先應募當事喜其強有力不得不稍示旌異以勸方來於是千總百總之劄付黃傘戎服之隊伍克斥閭巷坐寅賓館通刺拜縣官揀擇里之富民統擁衆夥白晝登門借兵糧借戰馬擅用馬牌過驛遞騎用夫馬不惟騎用又索折乾不惟折乾又徑乘過站如是者日見告也則以此言之當其招之之日有害于地方乎無害于地方乎何謂迯而有害于本地方蓋其人既已不農而不賈又復畏拘而畏追夫不農而不賈則計惟散處爲羣盜以丐生畏拘而畏追則勢必結聚爲亡命以拒捕而修武武陟信陽南陽唐縣魯山其適打搶被劫奪又日見告也則以此言之當其迯之之後有害於本地方乎無害於本地方乎臣去歲按部兩河目擊此弊業欲具疏控乞皇上禁止而適總督張我續以新奉兼轄河南復行南陽河南兩府招兵以援貴陽彼時貴陽之急不啻星火臣何敢阻違以失事會顧無奈毛兵之必不可用何也其偏沉見在之毛兵貴州鄉紳王尊德已有疏曰騷擾地方劫財物淫婦女矣其去冬新招之毛兵分巡汝南道所報荆襄一路淫掠孤村小戶苦不可言則轉盼卽流入本地爲羣盜爲亡命自不待言夫兩河爲賊所擾幾於糜爛雖時恃有撫臣之彈壓二三府道之料理幸未潰敗而驚魂未定餘孽猶延寧堪再容此迯兵之荆棘哉臣謂自古兵何常強亦何常弱用之強則強用之弱則弱有孫臏則宮女可教爲兵有韓信則市人可使爲戰若夫雁門之潰招調之兵豈不衆且多哉何嘗有纖毫之益而反速之敗重慶之捷雖係客

兵而成都之解圍各州縣之恢復則亦止由土兵義勇之力山左鄒滕之下半借調卒而鉅野之扼守豐沛金曲之保全則固全恃鄉兵保甲之能卽臣承乏按豫無他才能但一意爲皇上保固地方以弭盜安民爲第一義弭盜安民以督勸州縣行保甲練鄉兵爲第一義至今兩河之州縣行之一年卽不敢謂人人干城而家習弓楯人知守備里稽巷察旬報月申精神刷而氣色新地方卽不能槩然無事而先時能覺發當時能捉獲而鄉兵保甲之效亦旣居然可觀夫誰謂本地之兵不可用而必藉乎招與調哉見今樞輔當關固應力祛此弊而川貴方用兵之始誠恐當事復蹈前轍妄擬毛兵可用之虛名不洞寃毛兵從來不用命之寔禍更議招募則再貽地方之大害空費國家之金錢不可勝言况兵已招成出境約束隊伍固自有人乃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主帥竟不能問而乃遠發文移復從本地追迯而捕亡夫主帥有軍法且不能禁其見在之迯豈地方官尚撫循乃能追其旣往之迯哉且其人一迯之後有如臣前所云嘯聚爲羣盜結聚爲亡命一聞追呼揭竿而起禍有不可救者伏乞皇上勅諭川貴用兵諸臣毋再招調毛兵併勅諭凡用兵諸臣一意操練本部之兵不得更靠招調則庶令有封疆之責者知恃人不如自恃又知爲人必先自爲而於安內攘外未始無益矣

督餉疏 督楚

爲三省餉差新設軍需緊急事體重難敢祈聖明申飭以便叱馭受事事臣惟奢安肆逆三年以來西南騷動去冬

捷音並至似西南半壁旦夕可歸我顏行顧兵以餉爲命
川貴兵之患餉卽始事已然况至於今造塔垂成騎虎難
下倘使接濟不繼脫巾有虞得無更退步于百尺之竿不
及泉于九仞之井誰任其咎先是川貴兩總督非不各兼
督餉而謀專軍務並營旣勞遙制復緩于是當事於兩省
頻呼之日特設督核湖廣糧餉協川協貴御史一員爲其
遙制之莫與相稽也則假之巡歷爲其空文之難與相督
也則假之考察豈不以功當垂成大家用力滅此大憝川
貴安而楚安天下亦安楚卽以一田地磽瘠之鄉當民生
凋疲之後而征非額外其輸于山海與輸于川貴一也顧
前此類相推諉催趨不前在川貴曰欠在湖廣曰完在總
督曰虛在計部曰實欠完虛實孰從而詰之假使臣之此

行與地方諸屬共事仍蹈前轍則亦安用臣爲臣敢藉皇
上威靈執此三尺以往務期與地方諸屬肅將從事項臣
讀湖廣撫臣薛貞奏報一疏有曰臣念切封疆敢不益爲
加謹以故檄催不已面爲諄諭諄諭不已差人守發勒令
東那西奏毋論京邊毋論雜項盡行倒藏而運夫如是撫
臣且先得臣心臣又何難措手除諸事宜俟臣入境詳細
查核更以入告外今敢開列緊要諸款伏惟勅諭該部卽
爲題覆一原撥之數目宜核蓋他差御史入境前事可師
冊案可據而今差則係新設臣曾槩觀督臣催餉與部臣
登答之疏其中開載一曰虛一曰實一曰多一曰少頭緒
茫然臣懵莫知應令戶部司官詳開湖廣原撥協川協貴
前後錢糧若干所分有府屬之不同所撥有加派雜項舊

欠新征之不一所報有前後完欠之迥異務須造立簡便一冊付臣持往始便受事一目前之接濟宜速川貴以前用兵茫無端緒當事或不肯以金錢謬擲今功已垂成惟是兵入深箐敵糧難因計用購求我金難吝倘彼軍前需之甚急而我此中應之甚緩一簣虧功前事盡棄計戶部原額所撥多有先年拖欠與後徵未開者倘取必目前使之應急萬萬不能前臣與大司農商畧見今湖廣府庫但有已收錢糧無論京邊無論雜項悉容臣那借應此燃眉其原額所撥未定未徵者俟臣嚴切責成州縣務期必完以補前件只一先後權宜之間而各有所濟一管餉宜用專官用兵名目甚繁行營各處倘收俵錢糧不經一手則不能平酌緩急併不能總筭支銷聞川中解有餉至各營

隨便取去此則無論俵有偏枯亦且數不清楚今貴州卽用布政司四川宜專設一糧道凡湖廣解有協餉俱總解二官憑其散給其兵馬數目與支給欸單每兩月一次造冊送覆庶軍士饑飽之景常觸於心而各官冒破之情時擊於目未始非督餉之一事一解餉尚虞道梗蓋解餉之路四川州縣已復尚可無虞惟由沅入黔道經山嶺寇有苗夷近雖官兵屢捷而偏駐大方鎮遠龍里之間守防反怠卽有零星之兵而勢威不振且與苗夷通同爲盜督臣楊述中今駐鎮貴陽雖奉旨別用而且未可言去必須勅諭在彼暫攝事務調兵遣將務使貴陽以下鎮遠以上道里通達蓋撫臣計專縛叛何能返顧貴陽萬一省會空虛奸宄萌起非但道里可虞抑且全黔足慮所關殆非細故

上 手 伯 先 生 集
一川黔用兵宜合兵以分而弱以合而強昔川黔用兵之
所以不能合者以奢安異種蘭水異巢也今二酋且報同
巢併命矣則似川黔之路固已大通川黔之兵無難約會
倘得兩軍並舉刪其浮蔓之卒壓以精悍之師或以金購
或以計取或以伏擒則奢安二賊直釜中魚耳夫如是兩
鎮併兵而兵省兵省則餉省餉省則餉克伏乞勅諭貴川
督撫二臣一德一心并勅諭滇粵撫臣一攻其西以撤其
助一攻其南以防其逸區區西南半壁何蕩平之有難一
督撫錫命宜隆自用兵以來無戰不敗無將不逃其衰颯
委頓之氣卒不可療今川貴督撫二臣同日報捷川已生
縛崇明之頸黔已馘斬萬有餘人故聖諭榮之曰西南奇
功前所未有然賞賚之予僅及軍士懋功之典尚愆丈人
豈所以作有功之氣伏乞皇上卽命使臣賜麟加爵仍諭
二臣便宜設謀彼此合力滅此二賊臣本無能謬荷是役
已擬不過里門卽從長安取捷入境乞將臣所開列勅下
該部卽爲題覆臣無任竦慄待命之至

再請發帑疏

爲黔功已墮用兵方始用餉方繁臣督餉言餉正宜乘未
叱馭之日急籌預控事該臣先奉旨添差川湖貴督餉臣
業具疏條陳併矢急公取捷道不過里門之任頃以俟候
領勅及戶部造冊少致稽遲顧不踰日而黔之告變且至
矣先是臣於條陳疏申畧言撫臣計專縛叛不暇返顧萬
一省會空虛奸宄萌起非但道里可虞抑亦全黔足慮宜
勅諭督臣楊述中暫攝事務調兵遣將以防不虞乃今不

幸而臣言驗矣又言川黔用兵宜合兵合則兵強兵合則兵省兵省則餉省今黔報四川督臣朱燮元發兵一萬赴援大方撫臣王三善發回不用假使二省兵勢併力此應彼援賊膽自寒何以有今日乃今不幸而臣言又驗矣大抵封疆之事方畧出督撫主持在廟堂須先乘時預計纔一颺颺坐待卽在轉盼旋踵之間便有不可知之變顧臣所督者餉則所宜言者餉而已矣先是欽奉明旨用差而承乏以臣臣堂官孫瑞乃勉勗臣曰功已垂成汝但往不須數月可以竣事乃今竟何如也卽臣條陳疏所呼號于皇上邠借本年京邊錢糧謂大家幫助旦夕成功非同以前之謬擲金錢于不可知之域乃今又竟何如也計前督臣所謂結黔之局需餉四百萬今四百萬約畧已盡而四百萬所需方始欲令一楚兩支川黔先欠旣如畫餅新征無救燃眉卽欲竭澤吹毛楚人何罪徒使臣督無可督之餉萬一之任軍需有悞致負皇上任使臣卽任咎亦何及哉緣是臣千計萬計惟有哀求皇上發帑一着無那借之煩無需待之苦簡易便捷立可救此西南半壁之天伏乞皇上曲允臣疏卽發帑金百萬或八十萬同臣到任發賚以爲貴州目前調兵遣將之用蓋臣本知內帑垂竭不當復有此控然臣子顛然而開不敢開之口正計皇上惻然而動必當動之心臣且於領勅叩辭之日伏闕以待臣不勝懇切祈禱之至

川貴情形疏

爲臣蒞任已久聞見頗悉謹述近日川湖貴情形與臣督

餉事實一弁上聞以少慰聖懷事該臣奉命督理川湖貴糧餉自二月十七日辭朝至次月初六日入境抵任時值事任創設川湖貴幅員甚寬卽有皇上之威靈可奉以繩諸屬而纔一移文往返動費累月臣只得一切大破常套馳檄徑行故入境不越數月而湖廣川貴民瘼吏治與兩賊情形亦覺十知八九除閱邸報業蒙皇上曾下臣議令戶部改撥黔餉嗣戶部疏覆臣前駁去冬所撥輕資二十二萬係天啓三年數內重復謂非重復其銀尚貯沅庫臣已行沅州管餉道查報果未經舊督臣用盡尚貯沅庫又太僕寺廣東鹽課應天等那借銀果盡如部報如數如期解沅又湖廣木政銀果卽可追出以抵本年加派得成六十五萬之數各款外如四川則近准四川督臣朱燮元屢揭奢巢雖已盡搗而元克未縛一日卽一日川局未完况現遵明旨復與貴州合兵舊日欠餉與新求協濟煩爲速計等因臣是以屢詢川事乃知川兵由遵義往貴省不過三日倘得川黔之兵從此合力開道一東一西相爲犄角則水西必困但得皇上軫念三蜀仍爲議餉則奢頭可斬川雖爲黔其實自爲安頸可縛黔本自爲併以爲川此四川近日之情形也如貴州王撫雖自失機被擄然安賊因是耕牧已廢各屯積萃數百年之物一空卽欲更結鄰土救援然彝俗被殺要人賠倩出力要賞犒而安今俱不能故諸鄰土今亦俱袖手坐觀成敗况自春徂夏全貴一雨不沾米價一斗至九錢而水西且以三四兩易一斗無從得至今雖聞得雨而栽插不及時秋成無望但使當事以

一萬兵散屯水外擾其耕作而又撫諭仲苗勿與之糴則安必坐斃近又聞奢社輝已死更立頭目更立頭目則事苟必更黨與必二此正吾用間用離之時也黔通川通滇通楚原三大道通楚一道近偏橋而上龍里而下業已以兵爲聯珠營近日商賈少通而楚之招兵運米解餉已絡繹不絕於途通滇一道其路遼渺非三月不能達前滇道謝存仁已半斬荆棘少開一線而近又報新監軍傅宗龍抵任從間飛票自統兵開此道取捷抵任黔若已開二道則川滇應援不啻左右手而又得遵義之兵從畢節透貴城循環相應尚何畏乎檻中安哉黔新撫臣蔡復一入黔甚亟而顧自大方潰後兵俱逃散片甲寸鎗無存徒張空拳往無益故兩月身自料理偏沅之間隨已抵黔而無非

臣督徵新餉以佐之而尤可嘉者監軍原下荆南道劉宇刻不避艱險慨然以一身賈力行間而製器押兵悉其謀策近聞其趨赴黔軍不介馬而馳致傷左臂假使爲監軍者盡如此人尚有何患偏沅撫臣李近已亦已抵任臣親面其談以一身孤行搗奢巢他人讓而彼獨任非有膽智曷以能是然徒令以空名襄黔勁又徒令以空手議沅兵卽韓白無以別於庸人此貴州近日之情形也如湖廣則歲不假易在四五月以前宜晴偏久雨在五六月以後宜雨偏久晴在武黃承漢方苦澇累報災傷在衡永郴靖復苦旱哭陳蠲賑臣以督餉之官不幸而適當不能督之歲然臣勿敢怠也再三出示勸諭百姓策勵各官以各州縣新舊正雜完欠之靡所稽也則創立比簿內詳載萬曆四

十七年至天啓四年各餉何款何項何年派若干完若干欠若干今依限完若干解若干欠係民係經催吏胥侵漁係官那借係司未解係水旱必不可徵自司以至道至府至州縣各給一本比較以司責道道責府府責州縣而各屬不得不完報解以州縣券府府券道道券司而各屬又不得以不完爲完復不得以完爲不完且各縣盡令其類解於府不許零星以免散戶之遲延又令其改委糧廳不許首領以免藩司吏胥歇家通同之作弊臣原一年設立兩大限自春至夏期完一半自秋至冬一槩全完今六月正臣比較上半年完之日然臣細查比簿新餉一半各屬亦無不完至八分九分舊欠亦無不完至六分七分至其必不可完則臣又創立條約勸諭各屬設處節省搜括查

核務各竭幹濟風力以爲之而蒲圻知縣吳炳則首申去年以節省各項及捐俸薪銀七百兩今年復以四百兩助加派矣襄陽知縣樊一衡則不必六月之限當孟夏之杪卽將一年之加派盡報完矣衡州府知府蔣芳鏞則申以工本銀三千兩鑄錢半年共一十八爐已得息六千二百兩卽散各屬縣助本年加派矣德安府推官鄭二陽則申署孝感縣僅五日已查出里役重征百姓已免山塘銀一千一百一十三兩矣臣卽以數官之詳行諸各屬爲式更相倣効但有能如數官之所爲定以卓異優薦坐是三楚餉務卽當天災時祿財盡民窮之日亦覺蒸蒸樂輸而民未稱厲卽臣前具疏求撥新餉止謂其整段可催并使臣按楚有名其實卽戶部所撥雜項新徵舊欠臣仍未嘗不

共載比簿中并嚴督趨皆臣力分之所當爲而臣細讀計
臣覆疏似少嗔臣之過更微譏臣之取便曰臣部不敢貽
餉臣以難嗟乎承命兼程抵任竟未過家新設衙門臣自
手拮目竭自草文移白操籌策至今血症復發辭難擇易
是尚知臣之心哉此湖廣近日之情形也而臣之事蹟卽
在其中卽如貴州米一斗至銀九錢每兵一日原餉四分
第勾米半升之用卽長沙衡永夙號米賤今自連年旱魃
亦至六七錢一石前因再四懇控截留漕米卒不可得仍
用新餉於附近府分買米然價報六錢運費亦稱是是一
石僅運至偏沅已費一兩餘而鎮遠以上又不可知此又
貴州米貴兵饑用餉多費之情形前所未及而計臣顧曰
一百五十萬之餉見解完九十餘萬止欠五十餘萬黔餉

克然乃臣則以爲幸而查九十餘萬尚未盡完太僕寺淮
鹽課銀至今杳然河南河工必不可得若盡完也則不久
新督臣方入募兵正集止一五十萬之餉曷以濟其大舉
之用蓋總之前餉用盡自何月何日止有舊督臣之開銷
今餉方用自何月何日起有新督臣之陳說而臣亦自得
嚴核於其間若得免乏絕他日不煩呼籲而故縱容破冒
屢破面而好與大司農爭則臣豈愚人之心也哉臣不識
忌諱干冒天嚴伏惟聖明垂察卽將臣所題三省情形勅
諭該部再加酌議如四川旣與貴州合兵餉應否再議偏
沅旣設巡撫可否空手從事併將臣所題湖廣蒲圻知縣
吳炳襄陽知縣樊一衡德安府推官鄭二陽衡州府知府
蔣芳鏞設法濟餉諸功盡行紀錄以爲後來各官任事任

上毛伯先集
勞者之勸幸甚

免裁磁營兵餉疏 撫豫

爲通查邊腹缺餉之因略陳兵馬可裁之狀仰祈聖鑒用
備永圖事崇禎元年月日准戶部咨該本部題議裁汰恒
山磁州東苑新兵移餉供邊緣由磁州新兵留用河南銀
七萬三千六百兩又真定恒山營之新兵河南磁州營之
新兵山東東苑營之新兵非戰非守止備應援然亦久不
征調矣將領居爲奇貨各兵視爲恒產而當事者徒以難
於解散爲辭夫難于解散是矣儻事平而新餉停止亦將
曰解散之難而別作設處以克餉乎等因到臣該臣議照
敵氛未靖兵餉不敷致勤皇上宵旰裁汰各處留餉備援
之兵而併及于河南磁州臣遠計督師之捉襟復體司農
之仰屋苟可移緩就急自不待再計然今據各司道查報
磁州之兵實有不同於他鎮者何也除前屯免抽扣三項
所留五萬餘兩爲磁州餉者業已盡數解還旣解還矣餉
還固應兵撤而磁之所以得無兵而有兵者以原任各撫
臣熟計在戶部雖已取還原餉矣而在兵部則無日不咨
整擗卽在山海雖緩征調矣而在本地方無時不資防護
于是爲無可奈何之計半移各州縣之民兵而爲兵原非
添設之新兵也半扣各州縣民兵之工食而爲餉原非分
用之新餉也今若一併議裁則州縣旣無民壯磁省復無
一兵且無論壯勢神京策應各處本省爲皇上中原心腹
之地假如復有前日霍丘盧氏之擾何以應之且地方之
兵今日裁之甚易而當日創之甚難有管房有器械有材

官勇士裁則盡裁已復可惜况磁州又非他鎮可比止有原州縣五萬之工食養此數千之民兵裁無可裁而并無可撤者乎在督師居邊言邊止計及於一隅而要未嘗總計天下之大在戶部爲餉言餉止計及於一時而今直當遠規萬世之安無徒止恡五萬之金而致貽封疆之害他日有事一兵不存一械不備上無以應司馬之徵發下無以壯地方中原腹心之聲援則所恡甚少而所害甚多無謂臣今日不言也

序

賀倪鴻寶太史序

倪太史鴻寶先生典試豫章既已還朝報命矣所舉士孔生等聚而謀曰我二三子幸際舉者之明一時之遘會不

可以不誌也於是先生行亟筆札之役乃取其近屬予爲之竊謂先生名家也其言滿天下天下之士無不讀其書皆北面人師事同資敬先生尋當典試天下爭欲得之其公言之者曰奈何使吾省得之其私言之也則曰若何使吾出其門此非必人人以爲得也無所內解於心旣而吾江國竟得邀靈先生夫江國雖有好奇嗜古之士京考之地高大不尸小尊不親卑闈中之牘經房而後至焉則士之得至其前者蓋無幾矣人之不同有如其面以平遇奇以新遇古少所見而多所怪以爲是不可時施之物先生固已慮此矣言曰一鳥適羿羿必得之誣也以天下爲羅則無失鳥吾不能以一人之目盡五千人作者之伎吾能以一人之意壹十數人閱者之心今天下非無事也然天

下之人其事功悠悠焉倦怠而不舉其精神厭厭焉失去而不居病在乎上之人好言中庸之道而士之奉之憊然曾無他志焉吾欲得奇才絕智以求盡天下之無窮而以濟天下於急用顧安所取此漫緩迂濶者爲也旣而所得士果好奇嗜古者爲多理隔常照而事絕衆通遂爲三百年來之所未有抑聞之物之至者能以其氣之有餘予人項橐遇孔子一言而合爲其有以聽之也以年之少爲閭吏人說救敲不給何道之能明故天下之物復於其本從於其類先生於好奇嗜古之士不疑而大進之非有他故其本立矣其類治矣無是二端雖以平時之所可而當乎物之所會將眩而移其何所與抑又有說於此士之自克者少嘗物者衆身未見售遂曉曉然以爲是在得已非失

在人雖使歐陽文忠復典試事猶無以塞其心而先生於此其頌之者厭然猶一也先生所取好奇嗜古之士可以近盡也先生所爲欲取好奇嗜古之士之心則不知其盡也聞發榜後先生於名士之未收者戚然不寧于心形諸嘆息如是者累日然則欲得一言以志弗諼寧獨所進之士而已先是先生尊公某先生嘗守吾昭武道性廣峻政化浹溢至今人猶思之如魯人之思高子也故先生始至郡人踴躍遙呼曰吾君之子也及先生所取士若而人歸郡人又踴躍嘆指曰是吾君之子所取之士也尊歸于父此人道之極先生于此獨無暢然乎計孔生等北上謁見先生得不佞之言而觀之亦必自謂典試之役江國之得之愈于他省之得之也何者謂明德之在人心有以復其

所過爲可樂也

給諫官東鮮先生疏草序

臺省兩衙門之章疏蓋其重也一時行之則爲政焉他日傳之則爲史焉何謂政二十年間天下無事天子鄭重興革諸當事亦兢兢謹守管籥爲易畢之局而第見之諸臺省之章疏諸臺省章疏卽不能盡俞允而究竟事理卒不越此天下且得存此議論而快此一時之心目故今日朝廷之政安在但觀臺省兩衙門之條陳建白封駁糾劾而政過半也何謂史初歲天子論議不輟史官起居言動各得詳書所覩記而今至尊深居聲迹遼遠朝廷間有大事僅從關中一可其奏而左右史簪筆侍從之臣缺而不備備而不親蓋自非有臺省兩衙門之風聞言事而朝之年

月日時已不可考紀故他日朝廷之史安在但觀臺省兩衙門之條陳建白封駁糾劾而史過半也政之所在關乎一代之經濟而才必命世乃可以立功史之所在關乎一代之文章而才必傳世乃可以立言余聞其語矣余見其人焉楚官東鮮先生是也先生刻有疏草十一卷時予在官署恒得誦此自勗其書大要爲國家端本原立紀綱明法度至於君道相道國本政本人才之淑慝人心之邪國計民生之安危兵戎錢穀之盈縮未嘗不痛哭流涕反覆深言之也故余嘗卽是而觀之事有情形未兆防潰堤于穴用先斧于芒人情或憚于發端而先生獨計之蚤謀有計筭已周屆風力于末際鼓氣於衰人情或懈於持後而先生獨殿之勁人有大奸大佞手辣氣炎觸之立焦炙

之可熱人情或巧於觀望而先生獨排之力理有小信小忠事渺計微存之何裨缺之未害人情或樂於張大而先生獨處之閒議有習見習聞詞蕪語套效之爲顰拾之爲唾人情或安於蹈襲而先生獨處之忍凡若此者皆先生所爲獨苦其心於經濟之間施於有政者也然使先生才華未贍手腕不靈具王之書缺班之筆又使先生綜核寡精披遊不廣取樂之旨假潘之文則口工而手拙意婉而詞艱乃先生劄議摛文博古綜今隨其揮灑而意無不自如蓋先生爲人軒豁高朗性好讀書務究心古今成敗得失之故時有計畫情動於中義形於色不淋漓自簡慷慨青蒲不已而一身之利害一官之升沉俱付之不較故予嘗有慨于昔人之遇固有懷才抱道不能盡得志于時則思著書與一表見文采於後今觀先生疏草大小數百萬言未必盡當報可然已有施行於世者未爲不遇至其列於金匱石室以資後日文人學士筆札之用者又無著書之勞有立言之用爲人臣如先生抑亦可矣後之人欲興起於先生之風先生之疏草蓋可以忽乎哉

按豫仁言序

按豫無能獨不肯使此身有暇日每日十二時除坐堂勅斷諸事外嘗分而用之以看詳看審冊看觀風文字而看審冊獨居強半其看而好亦在看觀風文字之上一書而衆具連其事季世而其文中古齟齬左也斷折史也怨哀悱惻騷也愛惡相攻情僞相感而有憂患易也計豫之冊凡二千一百一十有二其爲吾所駁問而刻矜疑者二百

二十有一當其看時有痛未嘗不以身代摩有癢未嘗不以身代搔有可恨未嘗不大罵有可憐未嘗不泪滂滂下每當五夜萬聲俱寂吏胥既倦而恬眠門役亦昏而假寐青燈熒熒于此際下筆推敲始覺冊中才吏之筆爲文致也媚吏之骨爲附和也闇吏之識爲刺謬也暴吏之心爲深刻也種種畢見而吾之識亦覺別有所窺吾之心亦覺別有所用至今日其事已矣反而求之殆於我有戚戚焉則是心也是乃所謂仁之端也夫是心而既可謂之仁心則其言亦不可不謂之仁言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予之仁其不能入人之深而使人之有聲也明矣仁言吾以名吾書吾居其淺者而已

賀謝韶石公祖序

謝韶石先生之轉粵大叅也湖以東屬官喜而後可知也而久之復惘然如有所失曰公之弭節湖東也某等朝夕受繩而庇其宇下公吾獨也乃未幾而復借署儲又借署藩是合十三郡而有公公吾同也獨與同所得之分其相去已遠雖然昭武之去信州五百里而遙去省城二百里而近則覲公彌易卽于公仰墨被則也亦彌便用是自慰焉卽奈何而更奪而粵也哉夫使粵有之母寧使江國有之且欲重用公何不使公卽真爲儲爲藩而移粵爲也余曰君之意大善然亦覩其一未覩其二矣蓋朝廷將求盡天下之無窮而以重其用必屢試而後致之今夫閉關之木一也立而倚之則嬾人亦能什而措之則孺子亦能若舉其端則雖選士不能使其末之絕地何者難易之勢反

也公之試守清浦而清浦治公之再守天中而天中亦治二郡財賦士紳劇盛夙號難治者也而公之治之始于于如也既而擢公爲我江右湖東湖東地銳入閩浙封禁之山多伏利焉奸人出沒其中鈐制既難而况兼署儲藩二篆人所爲智盡能索不遺餘力而讓人者公于此仍于于如也爲時無幾而萑苻警息鼠雀爭絕所署之事紛紜萬端然若閉口而捕舌無弗得公之長已見于天下矣公之長既見于天下然不卽用公爲真而移于粵何也此朝廷急粵而鄭重公將大用公之效也蓋粵固嶺海之會也奸賊藪穴小者殺越於貨赤白丸公行市中大者腰鈴維錦一舟大呼萬艘皆停茫昧風濤之中去來如鬼不可迹捕官兵甲坐旁睨執冰而嬉用此以爲常此其委之所流不

知何如終者故今日之勢江緩而粵急卽當事之用才江易而粵難公之才卽無所不可然自難易之勢較之其爲守是立而倚之之說也其爲湖東與兼篆是什而措之之說也至若粵之所治舉其端矣公以大文治內而更觀其以大武治外朝廷知公之必能舉是將更以揭其甚焉者以遺之而姑以粵爲嘗故公爲粵而公所以見其才者全移公爲粵卽朝廷所以求盡公之才者亦全見其才與求其才者全將更以其甚焉者以遺之而將無所不可故曰朝廷鄭重公欲大用公之效也雖然余更有以語此前是各省藩臬之以拾給陞不次擢者豈不多人然近閱邸報奸璫敗後言官劾疏每多謂先帝龍馭未賓以前權多假竊則前此官僚所云擢而陞者銓何銓而中旨何中旨也

今新天子鋤姦登乂用舍魁柄無不
陞自新天子手者實惟公一人中興之業心所簡在倚爲
伊呂公其選矣于是諸屬之稱賀者若而人而吾司李薛
君寔首事獨謝曰甚矣子之言之晰也使一人有公毋寧
使天下人有公且粵豈能久有公則旦夕公需次節鉞鐘
鼎而不肖得復從事于鞭弭之末仰墨被則如曩時蓋可
必矣

賀南昌司理王二溟陞北兵部序

語治至今日古今之一大異也六官不必盡備宰相不必
與議天子深居雍容而臥治焉海內亦已晏然無事熙怡
于太平畊鑿之中矣說者以爲祖宗之法度朝廷之福澤
天子之明聖內無聲色土木狗馬之娛外無權貴佞倖奸

邪之竊精神日注權數日操有以使然而余猶以爲不獨
此也天下大矣漢國唐藩不在畿輔之內而在畿輔之外
精神權數一或不注一或不操卽釁孽萌而變故多今海
內晏然無事得熙怡于太平畊鑿之中者代天子之巡有
人也所以代天子之巡有人者代天子之巡耳目有人也
代天子之巡何人諸省巡按御史是也代天子之巡耳目
何人諸郡刑曹司李是也御史以卑品秩重權其意氣新
銳其位望高華固無不人人自愛者至于司李亦然司李
于郡僚兄弟也郡僚卽無論貳倅兵農錢穀各司一事至
眇瑣卽太守尊貴高坐堂皇然不免簿書批決之煩所去
邑令無幾惟司李優閒高貴獨踞一途而宜其耳目高下
在心故司李與御史兩者相挾以爲重相佐以爲明相濟

以爲治蓋下挈其福澤以與百姓而上奉其威勢以還朝廷天下之所以稱晏然無事熙恬于太平畊鑿之中者固當以是故也雖然爲御史易爲司李難也旣爲御史之耳目矣法紀不得不操風裁不得不峻偵察不得不明如是卽御史或受其譽而我不能不受其毀卽御史或當其功而我不能不當其勞是非利害之地鮮有善焉王君初爲司李得福州再爲得南昌郡南昌于江右爲首郡御史之所寄耳目獨多所托事任獨繁所叢以爲勞毀獨甚昔龐參爲漢郡承賢者之教誠行三大政漢郡大治王君衙齋如水或情興不乏竹間松下亦止清談而已其所自操者曰清曰仁曰威三者並行不悖持此以行而何毀何譽何功何勞得以擾其寧定之學哉天子聞君治行將大用之而暫試以兵政自君以兵政召去百姓遮道借留不得王君于南州固自有祠有碑附古陳蕃澹臺子羽之列矣而諸門生六人猶未已也更索予言寄長安明所以勢遠地絕猶不敢忘崇慕之意因爲此以遺之

送任侯入覲序

漢法郡太守治行高等多入爲九卿御史大夫丞相黃霸治潁川八年賜爵關內侯徵爲太子太傅旣而繼丙吉爲丞相漢之用人不次如此故古今稱吏治必舉神爵五鳳之間時遠事異漢法不行矣然治行最者臺輒上其名拾級而陞不數年而建牙開闢亦往往有人焉則明法卽不必如漢竟何負于賢士大夫也任公子之同門吾師霍林先生嘗謂予曰吾門士如任如洗廉質沉至皆未易才誠

以之典一郡即穎川次翁不難並而予鄉並俛得之先是
兵道洗公會守建昌境內大治甫及瓜士民惟恐公去每
擁直指使前導不得行洗公之即以本地轉本道固上俯
從士民意也若夫袁守任公則蒞任在洗公二年之後袁
山郡人不喜得而公殊安之自治袁正身率下清貞絕俗
嚴明愷悌一時利興弊革吏治民安袁守于直指使薦剡
從來無第一者公乃居第一將去區區之袁誠不足久辱
公然何緣得比盱之留洗公者留公乎而公所屬宜春分
宜諸令望茲舉滋甚曰百姓有百姓之情下吏亦有下吏
之情下吏自沐公覆露如子之于父自前以書生御法牘
初至或不習而公固心原之曰初仕固也久當自悉矣然
至于他日見聞不及差缺又時時有之而公復心諒之曰

過何妨與仁同過仁乃可知故自蒞任至今用能滄浣其
故勉廸于新獲與民相安以免于罪咎公他擢不子失父
乎嗟乎我任公何以得人若此之深也昔者夷桑子之治
畏壘畏壘之民即聖人之亦惟有于其去第寄不忘于社
稷尸祝之事未聞有留其去者今天子聖明獨軫念民瘼
計公即覲行覲即膺上上考我固知天子俯從民志必仍
畀之大江以右矣予敢不勉事筆札之役故不揣不文而
敬從兩令君之請若此

賀鳳山先生冬官紀事序

自古公忠為國之臣不有其身曷論乎名夫鄉愿不護名
甚周乎然使鄉愿為國人情止期乎調停物論止期乎諧
合使吾身成忠信廉潔之名而不顧國家受破冒屑越之

害又奚賴焉故吾讀冬官紀事而重有感也冬官紀事爲吾年友賀養敬所類錄其尊公鳳山先生爲繕郎時諸所經畫而自序其首簡詳味其意若重惜人臣本爲國竭忠盡瘁壹意圖節省而更得糜費貪婪之名以不職論去是非命耶余曰人臣患不爲國竭忠盡瘁壹意圖節省耳使誠有此志糜費貪婪之名以不職論去已蚤自知有此矣何也朝廷建大工莫大于乾清坤寧兩宮所費金錢有原例可援乃先生獨省九十萬夫此九十萬何以省也是力爭之中璫垂涎之餘同事染指之際者也割中璫之羶而表同事之涅不善調停人情而諧合物論莫甚于此乃先生竟不暇計直孤行一意爲主幹國之忠重而徇私營祿之念輕也夫如是身可以圖名利而故不屑爲而又何言命耶卽命之權誠重然當其時孤行一意亦當與命抗而不受矣忠臣爲國不言名忠臣爲國不言命嗚呼爲國如先生可也

李敬吾先生鄉宦合祠序

戊午之歲吾年友李孺德氏三年績成徽恩天子得贈其尊公敬吾老年伯先生官如其官孺德顧猶愀然于此曰朝廷幸有光榮之典不及吾親在子雖有恨於親無可奈何余固爲之解曰無庸子之親固非子之官得而官也大凡人之身已有所弗足則藉外以益之故古人有所謂我不做二郎必做乃寃論其所不做必我有所處其未足也先生所生之地有祠非大功大德莫能承而先生以之所宦之地有祠非大功大德莫能承而先生又以之今試觀

其兩地稱述之詞在鄉則籽道績學集義累仁老友之貢
可讓富媛之婚可辭在宦則弘教設科礪清啖素來學之
費不收署篆之熱不就神檢風尚如此蓋自有其天爵而
顧煩子愀然于人世之光榮也先生之鄉吾不及見至如
吾郡名宦之祀自晉至今僅僅二十八人而先生已居其
一進祀之日圍橋門而觀者數千人嗚呼吾安知闌干首
藉冷氈坐欲穿老廣文之不貴于中翰封公也作合祀錄

朱氏奕世恩綸序

世類誠不必拘而莫為之前或嗤以為單門之士如是子
嘗有恨于親無可奈何身後固難預料而莫為之後或鄙
以為及身之澤如是親嘗有恨于子無可奈何嗚呼奕世
恩綸其于世也豈不洵重矣乎而世併以為朱氏之重在

此而吾獨以為朱氏之重在此而不盡在此漢時豈乏高
門而玄成父子獨顯于漢托于經術也宋世豈乏望族而
眉山兄弟獨顯于宋托于文章也惟朱氏亦然方朱公在
肅皇帝時道遇陶文仲獨不為禮諷諫張江陵起復竟不
致私賻此其氣節豈可有二迨其出而為郡為憲所在有
聲諸不具論論其大者五十年來乃能使常之人思而祀
祀而祝香火繹絡如奉祖禰是遵何道而能得此于民也
至其嗣抑又異焉長者某氏歷官河內二千石河內人祀
之亦如常人之祀公次者某氏今為度支尚書郎文章經
濟蔚為時望然則朱氏父子何減玄成其兄弟何減眉山
哉朱氏之重固當在此而所謂奕世恩綸又吾所自有耳
雖然不但奕世也常之人亦既祝公矣計祝公之辭豈不

曰願我朱公世世子孫相繼爲仕也哉二嗣繼起說者以爲食公之報而後人復然後世不有復食後人之報者乎恩綸之及雖百世可也

安陽張令尹太夫人貞慈錄序

去夏四月予抵汴視事時值諸縣令各以覲歸調繁各至新縣視事而今安陽張令則固自永寧往者也往之日父老子弟之在永者欲爭乞令之無去而其在安者則惟恐令之不來兩縣之民遂至轅門投呈予當時聞而賢之然而未知其得此者何若也追令去永猶不忘永而縷縷復爲永條上諸利害事皆可百年其之安也又不數月卽得安之所爲肯綮者而條上之他不具論卽如驛遞一節安向之所爲寃苦衝疲馬仆于力竭夫僵于腹枵者令至爲

官自覓養舉往日僉報編審津貼加派諸弊無不悉去因其知其兩地得民之深者蓋其德民之深者也令德民亦德令德則圖所以言度侯生平所儲爲寃傷心之痛與所爲亟欲告諸于人而猶自患口不能罄筆不能殫者非太夫人死節一事哉盡相與榮其事而詩歌之于是海內名人巨公之章與夫屬內薦紳父老之咏無不畢具而總顏之曰貞慈錄且併介兩學諸生而以聞于予舊例屬官私事無有聞于兩臺亦無兩臺有爲屬官作文者予獨高令太夫人之節奇太夫人之事併奇兩邑父老子弟所爲德令不于其身于其母不于碑碣楔棹而于文章爲能超于世俗文套之外故特爲序之太夫人托姑事大姑爲九月之從容殉夫志堅竟作一朝之慷慨已詳諸公篇什中男

子負有血性豈不知綱常之當植名節之當愛哉顧多隱
忍貪昧不能遂其志嬾人之節不專在死卽在死而于太
夫人尤得以子爲解自可以不死而太夫人卒死我國家
自神廟至今五十年來養士不可謂不久待士不可謂不
厚然疆場之外有巡陣之主帥廟堂之上有附璫之公卿
卽後日罪狀亦不之顧究其所以亦不過是畏死一念耳
倘有太夫人之識之力忠臣義士不接踵于世也哉而何
其世之爲男子者反不如一婦人也得無未興起于太夫
人之風乎然則太夫人貞慈一錄凡爲男子讀之皆宜有
以流涕也矣

楚孝感楊氏族譜序

余郡通守楊侯楚孝感人甫蒞任而一時新政蔚然其大
旨專務以大義率民使人油然而生其恭愛于父子昆弟之
際蓋其家學淵源實有所自蓋余觀之其楊氏族譜云楊
氏族譜者侯尊人所手定道法義例該焉更究觀之父子
昆弟之義舉積此矣余嘉侯之政高侯尊人之志慕楊氏
之族哀然望於楚也樂爲之序序曰夫人抱行氣之精以
生其初皆出於一原至推據五音以命其子孫爲生民之
始後世聖人敬民名姓以別之猥而官邑志事里居各以
其所本爲斷斯其爲族之繇矣夫物生而滋求其盡親必
至于莫不疎聖人亦教之有親耳矣不能使之無所疎勢
也譜之爲道所見無與微其詞所聞無與殺其恩畢錄之
爲貴而其目皆若爲求詳于所疎之事夫求詳于所疎者
令之見其初皆一人之身是故莫不疎亦卒莫不親也勢

也。由斯以談今之爲族譜，莫不皆然。獨楊氏云乎哉！然楊氏之譜，所以貴者有矣。高曾之事，必自其宗父傳之，而其所以樂而道之、子孫者，必其高曾之世有可美而識之者也。余考楊氏家世，節義文章，相踵于時，升之司徒，選之澤官者，代十數，不替焉。無可沒之人，而無可黜之世，則亦代有宗父傳之矣。無競惟人，此其所以望于楚歟！然此其大凡也。其實始于六義：義學、義館、義井、義橋、義倉、義塚。義者，酌于己心之宜而發于人心之公，莫之能全焉。匹夫而行六義，致義之盡也。宇宙惟義所建立，族無義，何以族？卽衣冠先後，赫奕恐弗重也。譜于孝感之楊，獨詳其義，最孝感之楊，併以風諸楊也。此侯尊人之深志也。新都之楊，升庵于義卓然，可以並書而不遽書者，志慎也。慎于書者，慎于義者也。嗚呼！此其所以爲信史矣。侯尊人諱某，號某，慨然于先世之六義，力修其墜。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侯尊人有焉，則侯之新政，蔚然專務以大義率民，使人油然而生，其恭愛于父子昆弟之際者，良有以也。此吾之所以樂爲之序也。

塗氏宗譜序

先王制禮立隆，以爲極。然曷以五世生者謂其親盡而服絕，死者謂其親盡而廟祧也？先王之意，其始亦不過欲盡天下人情而使之切，然而服絕廟祧五世以後，便有以爲我所不知何人者。嗚呼！亦大愆矣。後世聖人不得已而立之以譜，稽原本紀，世次序昭穆，別親疎，使千百人瞭然如一人，千百世瞭然如一世，匪譜末由故譜，非古也。然譜不

可廢也宋眉山蘇氏譜法僅本五世而上此亦服絕廟祧之意然五世以內同此服中之人同此廟中之人何用譜也五世以外服之所絕者譜亦絕之廟之所祧者譜亦祧之又何用譜也譜者普也譜而限以五世斯其爲譜也亦弗普也已矣靖安塗吉元重修宗譜雖其自謂法倣蘇氏五世而上顯祖忠公然又何其闕博多舉也曰塗山氏女則舉唐矣曰會諸侯于塗山則舉夏矣曰塗暉與王璜同受毛詩於孔安國則舉漢矣曰塗欽匡弼元帝封新吳侯則舉晉矣曰塗永生爲國子監祭酒因名其地爲唐監則舉唐矣塗得姓最古而其譜所載本原獨訖故吾觀于塗氏宗譜而得先王立隆之禮焉據塗氏自漢至唐封侯拜爵不乏其人塗何負于後嗣而後嗣之居豫章者乃改塗爲涂何也至今遍豫章而稱塗族者皆涂矣稱塗惟靖安獨也塗不擯涂譜併及之第不知涂于塗何如也事不返本而志不遡源其道爲倍忘而其兆爲廢墜靖安之塗獨守而勿失塗氏之後必有大興者塗從水從土夫木則知本矣水則知源矣土安土敬仁則知愛矣立愛以崇本立愛以尋源嗚呼誠知此義塗氏宗譜之修百姓其有興于仁乎

吳給諫浮玉先生太夫人某氏七十壽序

今薄海內外我皇上以四十四年太平天子治之其所久更閱之聞見足自咨諏而其所久享受之福祉足自恃賴于是默輕視此臣工卽臺諫是非以爲不足行存之而已夫徒存而不行固有存之害然能存而不廢猶有存之利

故孔子之作春秋豈能必其是非之行哉但能存其是非而已然而當時之亂臣賊子固已懼矣夫使當時之亂臣賊子而知懼天下之治過半矣此皇上所以四十餘年而得以太平天子治薄海內外者臺諫是非存之之力也則臺諫之是非于今日豈不尤重已乎雖然人臣幸而值聖明之寬卽慷慨青蒲淋漓白簡是亦何難要必有先于天下之識人惜于言而我發其端又必有周于天下之慮人懈于言而我收其局斯謂豪傑故蘇子曰吾發之吾收之然後有辭于天下則今兵垣給諫吳浮玉先生其人先是壬癸之歲輦上一二君子愛護私人有所偏徇遂激而使兩衙門自爲水火盈朝若狂迨後弩機稍息鼓氣少衰彼伺之密而我待之疎彼計之急而我圖之緩小人復于此

際計圖翻局蓋自非先生以後勁鼓衝風之末則鴻毛且爲我祟而天下已岌岌乎殆矣先生鋒有所顯設竟行其志而不以誦道有所陰用獨苦其心而不以明或推之或挽之所發所收皆我爲政而後天下之英雄豪傑始得措臂于其間以上貢其寧謚于朝而下畀其治安于野夫豪傑雅多自負卽豪華聲伎宮室妻妾皆可自割而惟至于天親响嫗之際不免爲之委曲故聶政之母而誠賢早欲成其子之令名此身何不敢許人之有溫太真以王事靡盬之心爲不遑將母之念總由母之不諒故不得不絕裾以去斯二者要之其母亦凡母矣夫使先生遇母而有一于此卽欲爲先生未得也乃吾獨聞先生太夫人某氏竄賢太夫人性清儉氣節自好事理之是非計謀之舍取雖

處閨闈之中而獨觀人世之大嘗曰葵何以不恤其繡有
大于繡者也漆室一女子何預人家國事家國之事固不
遺知能于匹嬪也當給諫抗章大忤當事之時恒居深念
從旁勉慰之曰汝無以老母爲念使爾得與李杜齊名母
卽自啜菽水田間大甘也頃之先生知事難急已非致身
殉國不可乃竟使其家人南歸而獨以已身待命于朝乃
太夫人怡然就道曰是吾志也當是時先生之節太夫人
之義都下人士無不聞而壯之蓋自是朝廷三四年間所
藉于先生發之收之之功不少卽所藉于太夫人不妨其
發不妨其收之之功不少矣今天下事局又一變矣密勿
論思之地調燮之人主持未力至使皇上自雄其斷舉前
日之所爲存者爲廢優容者爲竄逐而諫議兩衙門之地
寥焉若掃此其間所發所收英雄豪傑誠難措臂安得復
借先生口手而返之前日光朗乎當先生去秋典試我江
右時予曾馳書我江右人士獨未揚扃太夫人之風義今
值我撫諸門下士爲太夫人誕辰丐辭予因綴所聞于篇
俾我江右人士知先生更有太夫人如此諸門下士誠得
一登太夫人之堂聆其緒論明于所發之道可以弘識明
于所收之道可以深慮今日之所爲不愧師門卽他日之
所爲不負天子太夫人其又進一觴矣

賀棗陽張棘川先生五十壽序

豪俠之概古今之所共貴也蓋其懷抱禮義倉卒赴人之
急斯時使聖賢爲之其道固慎爲從容審處反不若豪俠
之作用犀利以襄一時之功商周之際興朝者爲碩相遜

野者爲逸民然夷齊柳下惠虞仲夷逸亦礪砢節目特達君子也其高行貞操流風餘韻卽商周之宇宙不得之則不奇嘗以求之寓縣林谷之間而舅氏景吾每爲余言棗陽張棘川之賢棘川爲近溪子近溪高行姘修余爲經生時曾傳其事至今猶記憶而不謂棘川君高爽軒豁饒有父風蓋余聞諸舅氏君至性過人內行淳至事父近溪備極孝養衣服飲食雖多弟兄輪設有常期而君時時視其精鑿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扶掖巾櫛身自爲之不以代之佻婢待諸昆弟美好田宅推與彼已寧自取窮苦窳者待諸子侄廣延名益張氏先世無治儒者迨今俊民秀士剋於棗邑君之力也君輕財若土慕義若渴有急昏夜叩門無郟情吝色卽大事亦不以他故爲辭拯人之危存人之亡施之不問其姓名若此者不可勝數也凡此皆豪俠事也夫君際明盛之世四海一家奇窮大難之人猝變甚急之事君不出戶無所遭邁觸其扼腕倘當離亂之時世紆紛糾平險難卽區區荆軻聶政郭解劇孟何足道乎余恨與君所居甚遠不獲執手同堂勸勉開廣引之大全然卽吾舅氏之言君操行過人遠矣余故爲之表而出之以告當世棗固有豪俠之人如君焉者哉吾舅氏卽欲書之以爲君六十壽賀頌與賀等耳何不可

彭遠生制菰序

唐詩三變曰盛曰中曰晚當其中也自以爲勝于盛而不知其已爲乎中當其晚也方不屑爲乎中而不覺其併落于晚迨至于晚寒瘦神鬼之諂不得免焉而唐之詩且亡

今日士子之爲文卽唐人之爲詩也憶我輩學爲文時至
乎理行乎法卽有韻致風華互發于筆楮之間而按步選
義步齊不失今俱無論矣以誕險爲端以偏側爲體以諛
晦爲意以佶倨爲詞令人欲一尋其所謂文之脉與局格
與致不可得彼豈不猶中之欲勝乎盛晚之欲勝乎中而
已不覺其入于寒瘦神鬼卽謂文亡于今日焉可知也吾
鄉彭遠生意砥波靡其爲文清嚴迅決經以六籍之粹奧
緝以列乘之宏該蓋遠生房師爲吾新昌令君沈青嶼先
生風派旣真鑒賞復別其所取首次二卷俱吾邑人一爲
彭生遠生一爲羅生文止大槩法理勝而後翌之以風華
都人士稱爲競爽故不佞謂凡于文非耳目之事殆有神
氣英爽屬焉嗚呼今天下得盡如沈先生所取士而與之
砥天下之靡則可矣

題詞

陶白夫制義題詞

吾友陶白夫少年負才奇甚先後應郡邑學使者御史臺
試亡慮數十靡不冠軍無論白夫自恃人品才地崖岸自
喜先後郡邑學使者御史臺數十試所以冠軍白夫與海
內同志所以著蔡白夫者無不加額拭目立望其化而白
夫竟如是而已此人世竟不可解者今年夏白夫謁選天
官得叙州倅以去而與其平日所藏文字訣曰半世耗精
竟不得其絲忽之用今安用汝余聞爲之慨然出涕復馳
書慰之曰李廣爲漢將結髮七十戰竟不得一侯乎然太
史公每稱之古名將至大將軍衛青提兵絕塞屢立奇功

斯亦尊顯崇重矣乃太史公故斷之曰有天幸不至乏絕而已嗟乎人世之事是非曷定吾何知當時乘權顯庸者之不爲有天幸之衛青而吾子邑邑不得志于時之不爲數奇之李廣乎子誠持此文以質之四方爲子太史公亦不乏也白夫色爲之釋然其文字始不得棄而余特爲之書此以序之

筆史題詞

筆于四物之中有專能又勞苦而功多蓋硯以年計墨以月計紙藉書以不朽在年月可計不可計之間惟筆勤敏豪摯時給人之揮役無所告輟有聽其鋒穎之飛然而已是以故以日計者也通此以爲學則爲精專有志之士通此以爲人臣則公忠不貳盡瘁圖王有夙夜匪懈之節通此以爲人子弟則服勞不倦無忝所生有明發不寐之懷好事者固宜先三物而爲之續述先是已有傳獨無史筆史楊因之所自作內篇始原始終告成外篇首徵事終述讚其原始也曰蒙恬非始造筆者發明再三蓋深情焉夫字始于倉頡有倉頡之字便有倉頡之筆筆豈獨始于恬恬所爲筆蓋秦筆也秦虎狼不難畢六王以爲已王築儒燒書學者有不師今而學古者輒見斥殺故隸歸李斯明秦自有字也不問古也筆歸蒙恬明秦自有筆也不問古也蓋攝天下而欺天下之心也且秦安用筆爲古先聖詩書百家語所已付剡紈者旣不得搨管而書所書者俱殺戮之事慘割之語耳此筆厄也故孔子西狩獲麟之後而筆絕筆之絕也政絕于秦也製筆之法有曰築者居前毳者

居後強者爲刃，弱者爲輔。參之以絲，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藻，濡筆而試直中繩，勾中鈎，方圓中規，矩終日握而不敗。嗚呼！豈獨筆哉？東坡曰：去國八年，歸見中原士大夫，作無骨字，買筆于市，皆散軟一律。惟廣陵吳說獨守舊法。王定國謂：往還中無耐久者。吳說筆工，而獨耐久。嗚呼！中原士大夫，而皆作無骨字，必皆無骨人也。筆工惟吳說耐久。士大夫中，何人耐久也？世道之變，可勝言哉！吾于楊因之筆史，觀世道焉。此筆史之所以不可不作也。因之名，思本建昌新城人，多才富于著作，而此其一端云。

引

題錢彥林和淵明詩引

人入世之情，患太深；出世之情，患太淺。酒有何可戀，菊有何可愛，無絃琴有何趣，環堵蕭然，短褐穿結，有何興，客禮甚周，縱醉誰肯先眠，官與甚濃，縱折腰誰肯以八十日，揅去以愿譏，狂反固爲佞，心上妾婦，目中大人，三斗柴棘，自相撓攘，試談淵明于今，謂是絕不肖事，一崛強翁耳。予年來喜讀書，三種一管，韓一莊，周一淵明，管韓用世，莊周醒世，淵明出世，用世以才，醒世以理，出世以情。三者予日夕參稽，以祈領取，而一絲有掛，萬慮難虛，非才之不逮，理之不透，直情之不深也。近有傳錢生彥林和淵明詩者，少年人作情至，語清真，遠逸意表之詞，率成單取，雖使淵明復作，想當然耳。彥林一往何深情，若此，此固余之所愧也。其有相感于情之深者乎？

記

榮澤縣重修縣學記

榮澤縣按古牒背黃河肩臂廣武山蓋古戰場地爲楚漢
兩軍對壘處也獷悍若其積習而又賴有河患百姓半浸
蕩于馮夷是瘠國也至萬國玉帛其自楚蜀滇貴東西粵
輪蹄無不自此往者是又疲國也瘠與疲並且不分士與
民朝夕惟粟米布縷力役三徵並營又寧暇爲詩書禮樂
之事而卽爲其上亦然人力旣不能與河伯爭氣運富之
効已無所異于生聚官守復不能與司農爭考課拙之名
自無所辭于催科嗟乎禮樂王者積百年而後興教化聖
人俟三年而始成以語于榮之令且不能一日待一歲淹
安問其外焉者乎乃今令其則吾竊異焉吾課吏固嘗有
比較之一法凡令逐月日職業所應爲無不分欸列一冊

中兩閱月一赴比他縣未嘗不刻繩而于榮則獨用恕蓋
念其瘠且衝也而榮冊中顧且賦完盜息弊釐訟止先他
令猶未也學校堂廡久圯廢師儒之阜北旣虛子弟之誦
絃遂絕前是爲斯令若以爲不聞而過之非不聞也日不
暇也卽亦暇力不足也而冊中顧復載令捐俸爲修舉之
事掄材鳩工自天啓七年一舉至崇禎元年令歸自覲再
舉而凡所爲聖殿賢廡櫺枋鄉祠與夫官舍書室無不煥
然一新落成之日序東西橋門內外師秉鐸士執經令設
絳紗雍容與諸僑父日談孝友睦婣任卹禮樂射藝書數
之事安所見榮之國獨爲瘠爲疲又安所見禮樂教化之
必待百年三年而後興且成也乃知天下無不可爲之事
豪傑興于無待廉立奮乎聞風倘兩河盡如榮邑三代其

邱毛伯先生集
何不可以復見而乃至令觀風者臨廣武而嘆也哉予職
任保釐得聿觀其盛故不能辭榮諸士之請而特爲之記
說

遊衡嶽說

衡嶽位離而星熒惑夫固以火德王南土也火性燥曠專
壹其用則其千萬物必有尅而無生而衡左右適當洞庭
彭蠡之所蓄潴長江帶焉火得水以爲制火斯不爲霸而
爲王粵稽三苗正當其地擾而弗馴豈火性凶烈之驗歟
然不能不革于兩堵干羽之舞蓋自有虞氏至今閭閻習光
而文明盛萬物相見無能踰此蓋火得水制光明齊潔有
時有德有位賢明諸侯之象也乃王元美固有衡嶽不如
武當之說文士信之庸詎知武當高而弗大匡廬大而弗

高况又區區餘分閏位火不歸垣而光旁焰佐命之烈固
應遜于專制之功而乃云不如是未曙于其時其位其德
也外是如潛如霍弗高弗大附庸于楚之東偏又漢武帝
之所謂南嶽非自古帝王之所謂南嶽也武帝時方專志
北征是其沴爲水見火而遁其應固然然天子乃自替其
尊上之勢于臣下嶽其所不應嶽而置其所應嶽僭端見
矣厥後王氏之禍何莫非武帝之自啓之此其際微矣亦
察幾之士之所務白也而况衡更有隱德四時雲氣常籥
其顛辟之火蘊于石傳于薪不當萬物之用常有所秘惜
而不以其光輕試此仙靈之所爲窟宅而神聖之所爲遊
遊自古至今不可勝數也昔人五嶽之遊止缺其一以爲
至歉而余去歲始登嵩高今纔及此是于五嶽之遊不啻

行百里之初步若以余意中敢自謂一觀于衡而天下之
觀已止若夫有時有位有德觀衡者必以是觀之乃爲善
觀衡者乎

贊

陶淵明

陶淵明至人也亦吏亦隱亦畊亦讀亦酒亦詩亦和亦清
亦狂亦狷讀書不解而解吟詩不工而工彈琴無絃漉酒
以巾亦云三徑處士亦云五柳先生無懷氏之民也葛天
氏之民也

尺牘

答馬康莊年兄

世變日甚國事方殷長安靜業寺前蓮花空自爛熳嬰索
往日我輩詩文廣和雍容而享太平之暇日無從得之今
天下東壞西殘有岌岌之勢貴省雖曰天下之中即使本
土晏然無事而天下有事貴省無不受之乘權樂事者之
所竊窺而勘亂定功者之所必藉才非命世必難措手弟
以庸常之才任真率之性久耽懶于閒官未學政于外吏
遽叱此馭任巨具微全恃開迷瞶而畀之指南也

與歸德張司李

總河羽書至卽遣睢陳道王前來部署而所部署大槩不
越貴廳所陳禁私渡嚴偵探查保甲庀城守散棒會安異
教等件而尤有未及陳者在固人心人心不固其先起於
縉紳而其繼由于富室驚魂不定風鶴皆兵卽有韓白亦
不能支今鄆城鉅野其已事矣鄆城以不能守而城潰鉅

野以措置有法卒免克拔今虞城夏邑二令不知才力何如務須諭其以守爲主毋爲抽身而逃便是生全地方也

又

來札具悉諸所調度我獨賢勞然事會所兼任責靡謝我輩自不得不爾也前誠不應自作張皇縉紳家丁先相撓攘競下死局奈何晝閉城門令城外人謂城內人棄我趨避無門倉卒且裹巾入賊夥也調度以守隘口爲急守城次之守城以人心爲急兵與噐次之人心以鄉紳學校爲急小民次之鄉紳學校重惜寶貨計惟一逃而不知涖涖皆是逃將焉往諸奸細且以其逃乘風搶擄其足趾尚未踰五步而賊已隨其後矣何如嬰城自守猶可自全也

總河陳蠡吾

前蒙飛檄初一日遂已厲兵而行賞激數四期不負台翁指麾卽今計已受事行間矣賊第烏合我兵四至殲之不能佇聽捷音以安鄰震至大疏見教爲漕船設防慮至周密不肖去歲曾有一疏言及漕河萬艘畢集沾沾衣帶牽拽如車莫當一夫之當關更慮半炬之作崇其天津河間固靠新撫之兼防如徐沛兗東宜益總河之兵柄業已奉旨下部而部竟泄泄置之槩觀今日使得早授台翁一萬之師神武豫申奸邪自戢何至今日猖獗若此大抵今天下人心無事則效燕雀怡堂有事始錯愕議救竟不悔其始之宴安而第憊其後之莫及往往若此今大疏夕上聖主自朝報可督亢地有長城我輩臥自得帖席矣

與馮履亭

不肖竊怪山東發兵已久其奏疏明廷報捷者亦有三四
然究竟二十日以來鄒滕之賊仍爾猖獗且流劫于各鎮
各邑豈各道府之轄兵者俱擁以自護無一有勦賊之志
耶賊有頭目彼必尊高自處嚴邃自匿今所報爲當鋒逢
敵而被殺者必皆裹而附入之平民也如是卽日殺數千
無損于賊自非設深計懸重購縛其渠魁而殲之其王不
擒其羣必不散延捱猶豫滋蔓流毒寧獨山以東而已乎
日者歸郡告急標兵之發台臺自不得不應蓋非特爲歸
郡計卽爲中州一省計亦當于賊之從入處堵截之夫當
關之有虎豹而後可必潰穴之無兔狐相時度勢非得二
千人不可今省會二千之標兵誠不可以盡發而磁州遠
在六百里之外又不可以猝來心知台臺必有大費周折
者然當日賊初起之際止謂烏合易散而山東當事可靠
今觀其各擁兵觀望不肯向前殺賊蓋若古之除蝗害者
無他策趕之出境而已又如白圭之治水以鄰國爲壑耳
如是賊不掠徐淮必西馳虞夏考永我之地方寧有幸哉
當此之時正台臺着緊下手之日與其掘井于臨乾不若
見彈于乘早或此處新招兵若干添上或磁州之于神京
此時接應稍緩量調一千湊往歸德蓋兵與其置之安閒
不如試之憂患與其聚之一處而易譁不如散之各處而
可制芻蕘之言亦可採否

與梅太常

今天下事勢何如廟堂羣彥豈不克盈若將猶泄泄然者
無論寇伏勢必復張卽如黔城有七月不通水泄之重圍

上毛伯先生集
奢賊有百皆漸悲狐兔之士司夔沅而上荆襄而下台翁
以爲安耶危耶至于東賊不過一時草寇烏合而斗大鄒
城數月墨守以拒輸攻糧盡而寸兵不叛械設而百計能
防報捷者曰滕縣已復豈知所復者空城而所逸者巨賊
潰圍而出萬兵碎易現今直抵徐岸聲言渡河不於歸潁
則於鳳淮指鳳淮則天下之根本搖指歸潁則天下之腹
心潰前賊之失計在於據城今我之大憂恐其流劫不知
數月居東討賊者所作何事竟以鄰國爲壑若此也固始
之役全恃先時下手故得不煩一兵不遺一鏃以奏奇功
不然餘氛撲濺卽台翁梓里當亦震驚而頃朝貴尚有苟
議爲過作張皇者則天下尚復有殫力爲地方做事者乎
其不歸于亂不已也

與鄖陽蔡撫臺

合天下事無不壞于虛名之徇而畧不一究其事理之實
非特毛兵如敝省之柯家兵則以其爲陳友諒之子孫也
如海中之余山則以其爲窟蓄草澤之英雄也而初不知
柯家兵不過一大村落人耳如謂其爲友諒子孫則友諒
生時行徑與本身伎倆直是何如假令其人至今在猶將
奴隸畜之况其子孫乎余山之在大海中也吳浙本處之
人詢之俱曰無之而世固言之甚確不啻當時秦皇漢武
之于蓬萊三山爲妄人所詒故一時吳越之小寇盡盜余
山之名以嚇人此俱徇名而不究其實之患也外是而稱
義烏兵稱延綏兵稱川兵究竟義烏延綏川各兵行徑竟
若何止曉得一望風逃走耳然不特兵也滿朝士大夫號

爲起廢名賢卽今日之用名賢固已一歲九遷四時仕宦
矣然纔一聞經畧遼撫之推則面如土色則是天下士大
夫皆毛兵與柯家兵也不肖生平不面台翁頗知爲當今
一人今所居之地適當川貴總會之區黔事旣復踉蹌川
中至聚十七萬餘兵一年以來毫無動靜師老財匱皆不
可知之事惟台翁策所以待之不肖才拙而力綿于天下
事自分已審從是竣事歸耕南隴以默觀台翁之卽爲韓
范願努力爲天下自愛

與治院畢東郊

語有之荆州用武之地則是天下英雄之所共窺伺也又
曰荆州爲餌則是天下陽喬鯢鱷之所欲爭噉吸也今日
無論川黔未靖凶舶狂帆千里江陵可一日而下卽四方
招募無賴少年與土司非我族類曰千曰萬每日招搖而
過我者無限都會之地交易郵傳豈能無相逆軋萬一事
會逆發道府索尺兵匹軍而蔑有何以防倉卒俾督亢之
地爲金湯也此在當事宜食不下咽寢不安席而此中竟
數年以來不見理會也

與貴州思南太守

細讀來札黔之情形大槩已悉如所謂設疑兵伏兵與所
謂滇川與我兵三方共舉五則攻之皆黔用兵從來所未
有如大方兵回竟不分前茅中堅後勁而且以數萬之兵
絞作一塊輜重相擠子女玉帛之愛甚於愛性命烏得不
潰門下此策何不卽以進之新部院豈新部院秉性警敏
求賢若渴尚猶不能用門下之言乎然內併言水西地大

而險善佯北以誘我我兵被其利誘而不知則尚未必蓋水西去貴陽不五日已盡其境之底裡實不能當我之大縣大方之入其初自是王撫臺膽力所致入其室殺其民焚其積萃數十年巢穴幾成墟莽賊亦何利而必以此誘我我兵雖潰猶有添加彼巢已破竭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而不能復故謂安人善佯北以誘我未見其爲善誘我也夫謂我兵虛冒進前怯弱是也然逆彥之伎圍一空城至一年而不能下眷乘我歸師之潰第以數千騎闖入貴陽直止用靴尖踢耳而彥亦不能此非其兵力之微口糧之乏黔驢之伎止此耳又謂水西兵不止三萬衆把目難敵亦未必然也蓋黔師之屢不奏凱原非逆彥之能自是從前爲黔者之不善兵不貴多而貴精攻不貴從犁穴而貴踞要害踞要害不貴用大舉而貴用奇兵用伏兵用間用購只縛得逆彥之首而衆把目已散黔事已畢矣又謂我兵有易視水西之心愚則謂從來爲黔者索多兵索多將曠日持久師老財窮至我安排定方議舉事而賊亦安排定矣故我兵從來之不早奏凱者以過自張皇過自疑沮非以其易視水西正以其不能易視水西也朝廷濟黔原不薄楚人應黔原不緩獨無奈從前爲黔者躁者躁緩者緩無一得當而事尚延遲至今致仍煩冲至憂也以門下可與言黔事故不殫娓娓商之

復蔡元履部院

當今策邊者每每有不肯向前之患爲走避爲脫卸纔得一王彭伯作附子乾姜聊爾澡皮而又懼此患從此朝廷

之上以不肯向前繩人者又將以向前繩人豈國家氣運
爲之乎前據貴陽細報似彭伯有五失一向前而不鞭其
後二不知人而謬任陳其愚爲腹心三偏厚親兵而獨令
其攻賊金銀堡網載以還無心戀戰餘兵緣是不平且束
手坐視四忌分功而發還川兵救援者一萬五焚燬賊積
聚糧餉獨捉子女人衆分食一旦不繼所帶折色無所糴
買而復坐枵夫行兵深入而罹此五患當其一月至貴陽
路不千里而云信息不通不肖固蚤知其有今日矣然賊
而有爲當其擄擡彭伯之日便當乘勝疾圍貴陽扼據龍
里糧道全黔岌岌矣而賊計不出此止扛一彭伯而去以
爲此奇貨可居要挾可求驢技已止我公且夕以天威臨
之是賊也有不百戰百勝七縱七擒也哉公得旨頗遲現
今繕修整柵計定而後行稍帶護兵直抵偏遠諸地卽以
從行之兵爲偏遠洗刷梗塞之兵出其不意大創諸苗擇
一能將守之務使湖黔之路一無阻塞商賈畢通糧途絡
繹此便是我公對局先着卽爲公先聲賊必落膽矣

又

各監軍道明旨俱已盡如台翁之請得受事鈴閣之下矣
顧大將堪當一面者只今台翁夾袋所貯已得其人否責
大將以廉者第謂其廉于一身耳若一身以外實廉不得
彼方以其身爲溪爲谷使貪使詐若令其簡髮數米何益
于斬將搴旗之用前台翁大疏中有云聞辰沅總兵尚行
交際此亦似必不出諸台翁之口太察無徒台翁今日是
何如事權可使無徒乎精詳博大願台翁兼之

與傅括蒼年丈

前承走翰業已附蔡元老函中肅復已而更復思維自有
黔事以來未有如年兄識見之審定事局之穩妥謀計之
斷決業已嗟嘆賊不足平茲閱兩大疏剴劃其愚一案情
理燦然而至于料彼情設我策所謂戰地戰日有奇有正
有急有緩有陰有陽有虛有實是司馬穰苴之兵也側思
自有此奢安三凶次第猖獗以來行兵數載未有人能謀
定而後戰者非特不能謀且未能戰蓋戰必兩陣相當而
今且望敵先潰是未嘗戰也謀必設疑設伏用謀用間或
乘虛或犄角或更迭而茲且聞敵至全軍一擁而出節長
陣厚前後聲勢不相聞號令難猝達一馬偶蹶後卽擁擠
不必敵之加我而我已自潰是全未謀也今年兄拏定謀
定而後戰五字戰無不克卽賊無不擒矣但貴之舊將舊
道衰颯之氣不免沾染已深而怯退之情猶恐振作不起
必須更用楊素法臨之戰地旣分戰日旣約敢有踰越逗
遛無論將無論道併行械繫而後法始可行戰可決也若
夫餉事弟奉專勅寧至有悞前函裁復頗詳但年兄與蔡
元老抵黔于七月卽所報猝加之兵至數萬亦于七月屢
據黔道所報不過二萬人而已何以餉已解過八十餘萬
而仍云司帑匱乏之甚耶弟卽日徑抵沅州特查各解若
干當更有以報命凡可以助成年兄奏凱弟髮膚不愛併
已馳檄各州縣及藩司無論正項雜項務盡數借解以應
年兄十月之用也

與蔡元履

細讀大疏反覆嘆嗟黔總是苦在窮之一字然不肖竊有
 轉語黔苦在窮而其幸亦在窮何也黔之內地如有財物
 可掠士女可擄則當大方潰日賊以一旅直抵貴陽只須
 靴尖踢倒而賊不至者賊雖至愚亦知數百里趨利兵之
 不利而况利無可趨以大兵行遠進無所掠退無所挾何
 以自固此賊之所以不輕過河與近烏蒙烏撒之不甚肯
 救援者以黔之窮也且黔如不窮村落繁有人民則兵有
 騷擾之患府庫另有積聚則士有幾俸之心而黔止一空
 黔專靠外省銖銖而解兩兩而分得錢止以買米得米止
 以炊飯得飯止以安排殺賊而他無顧望人在拂鬱困悴
 之中得堅其臥薪嘗膽之志者以黔之窮也况以台翁平
 昔茹淡啖苦之操肯自耐窮以先士卒而又功罪分明勤
 惰區別必使用一賞而人知恩用一罰而人知畏孟轲付
 諸水濱與兵沾漑合將士能感吾意而台翁賞自不患乎
 少即黔自不患乎窮矣故曰黔苦在窮而其幸亦在窮也
 今不肖知黔之窮披髮纓冠極力相援伏乞台翁用士卒
 之憤乘黔酋之敝紆籌策之微眇以必剋之兵宜分奇正
 藏虛實相緩急善用兵者在善用少善用少者在善用埋
 伏善用策應善用搗虛善用扼要善用截歸路黔大方之
 敗數萬之兵結作一塊如自會集為長平新安之坑安有
 不敗今緊要在得安酋一人自非携其羽翼偵其起居用
 前埋伏策應擣虛扼要截歸路等計何以下手况用前等
 法兵自可以用少兵自可以用少餉自可以免饑矣兵不
 貴當陣而貴策應策應有失罰宜重于當陣兵不貴取級

丘毛伯先生集
而貴掠陣掠陣多傷傷又在
前賞宜重於取級輜重糧草
宜專設一官相時日道里而
爲之支給解運卽浮糧之採
採以專官毋以得之易而用
之漫毋以取之衆手而貯之
不一壘前聞大方之兵浮糧
不勝採徒以狼戾取而狼戾
用不甚顧惜遂至有中饑不
自振之患然自古用兵未聞
有饑餒在數日間而不先爲
計者此皆坐自取敗之道也
至于給重賞以購賊首頒嚴
檄以携賊交台翁必有預謀
無俟不肖之媿媿者矣

丘毛伯先生集

慈谿胡亦堂二齋選輯

五言古詩

中秋爲吉水李孺德書

君日溫如玉悠悠睠我思
况當中秋夜月白酒清時
舉樽仍引滿君至共飲之高
臺涼風起夕露沾我瓊長歌
一慷慨山谷爲之悲丈夫多
意氣千古用揚眉格格胸臆
間有所不得窺無謂次公狂
無謂處冲癡人爲若有心肥
相不足羈要當形跡外觀其
所以奇

懷春

一春日九十日日懷刺出投
刺謁貴人貴人居邃密頻傳
已到廳名姓尚未悉俄頃上
馬行步不過六七遽當曲巷

中冠蓋來倉卒迴避未及時竟遭僕夫叱初慕一官榮得
官反可嫉腹枵不得食髮結不得櫛側身日檢修常恐小
有失士論不尋常有人操甲乙回想舊年春春窻長暇逸
春花爛若霞春酒甜如蜜轄投客去遲鼓擊盃傳疾弗復
論形骸談笑且捫蝨自戴進賢冠此意了難必循例稟堂
官放假得三日爲期往春郊已是四月一可憐可樂事等
閒都了畢嗟嗟仕途間真如鳧與鳧動止不自操狗名終
喪實窮通世所論得失世所恤夫苟欲脫然山林有靜室

夏饑

吾生四十二不聞庚癸呼戊巳雖云窘十日及新租惟茲
歲夏五乃覺氣候殊接新日甚遠路已多餓夫天更作滂
雨一日晴亦無家既空庾金山不可樵藪無論糴無錢有

錢糴無途鄉呼發社倉倉併沒于蕪發賑既無益修政亦
已迂時事橫相觸仰天常躊躇余家三十口日食仍不敷
省食日兩粥猶然費支吾賓客仍頻來相約簡行厨更向
賓客言我輩尚可圖勺合稍有餘一施道中瘡無如淒淒
雨新禾又可虞高田穗不實低田浸爲湖先既患澇溢後
必患乾枯應知明歲饑還與今歲符一饑亦已甚再饑復
何須黎民靡孑遺此言豈不孚天地既有憾君相寧堪娛
願曜唐虞日由此咏康衢

劉騶孟下第歸贈言

造化果何謂高才翻不貴明月置道傍人反生疑畏徒爾
猜鳧鳧誰能辨涇渭我來送君行且復爲君慰丈夫托致
深不知固不悔

同年汪魯生先人像

生者祿欲養死者不可作形骸既落地日且就冥漠所恃
 孝子心無之非儼恪有見目瞿瞿精爽隱且躍君臣師友
 間斯誼固不薄况乎子與親所存浩且博歛縣汪魯生每
 甚終天怍三釜不逮親永言付丹堊所至必懸之出入靡
 敢略魯生謂余言先君性淡泊蚤有譽于時能文且博學
 造次必規儒傍睨鮮所錯人細無愆儀言微靡爽約我惟
 不得見見其似亦樂朝夕瞻視頻風期宛如昨大孝虞與
 周總之此心擴此心若亡關生養亦糠粕吾亦痛吾親何
 以覘遺澤對此倍淒然手足為錯愕祗合與魯生時時同
 淚落

得石字步吳福生韻

家殊不近喧立得無尚白三畝中城闔吾乃得吾宅鄰樹
 適當軒家禽亦舒翮此處真不凡翻疑居山澤腕腰懶欲
 僵無復拘常格所期素心人質言吐肝膈偶於吳福生新
 交經素擇一見定其文長離錯丹碧比來長安中已傾名
 士席錯落出人間星辰如可摘南軒數披襟氣俠兼談劇
 更復及風騷終宵恣浮拍不醉已岸冠兩自伸喉嗑情知
 前日緣終當得親炙親炙竟何如竟符暗中索應求豪傑
 心搜拔君相責舉士失之肥要當取精液

燕齊無地不水止存棗梨纍纍

河伯太不仁洪流害佳穀已見百室荒能免一路哭西風
 十日程僅有梨棗熟梨棗垂道傍戒奴勿輕蹴若輩啖糝
 糠我輩厭梁肉留待來年春濟彼枵然腹念此重躊躇三

宿猶爲速

過滕縣

北來齊魯地蹤跡求古先孔孟談溝洫商周畫井田何以
至今日疆理大非前封植已湮沒畝塗悉變遷水勢無利
導殊爲四隩愆上流不職受下流不職宣散溢爲鄰壑事
理豈宜然更有可駭異行路遂爲川衆高此獨下車馬俱
顛連神禹旣不作子產亦難言安得智者出爲之奠百淵
馮夷不爲害百姓無凶年

登東岩謁太白祠

晨起望九華縹緲色深碧勢將撼匡廬氣欲蒸彭澤閃鑠
仙靈居翻突龍蛇宅晴空間一澄精采動繹繹我佩有吳
鉤高天如可割溟濛杳藹間四顧恣浮拍碧澗紅泉飛丹
崖青嵐積肅氣六月寒蒼翠侵巾幘自有宇宙時此山便
開闢由來登此者湮沒已千百年久碑碣荒但聞李太白
眞骨付煙雲千古仰詞客

聊城弔古

諒爲天下士攄策豈云偏射書爲齊矣何獨不爲燕且教
人臣叛名義若小然重城不必守故燕坐可捐一箭收功
日孤臣畢命年至今留宿怨荒草縈凄煙不寃嬰城苦不
知燕將賢世人多踐跡徒欄魯仲連

同年徐象一畫喬林疊巘圖見遺賦贈

巖壑有知人所設厭庸腐據吾目所經誰謂總奇覩山必
萬重山樹必千年樹樹與山相因別有一風土曠絕如小
天虛閑似太古未許置他人直待我爲主四時納煙雲超

然適仰俯此吾景中情偶為象一吐象一情更深已先作
此譜山奇想夏雲林蔚疑秋雨以較吾所思更覺加媚斌
將無筆有仙應是畫之父象一人何如清曠其氣宇落落
穆穆間藐然寡儔伍畫政如其人妙俱在阿堵將之匹古
人未知其孰愈

泃河

四月泃河濱糧船千艘艤我舟啣尾來偶與同起止八閘
廢九日一旬得百里前河閘更繁所廢當靡紀大約漕二
十乃能致一耳事勢今何如東南西北只腹心在乎彼咽
喉在乎此一夫若當關萬夫不足恃輸將萬國誠清晏一
人社要之防未然乃是平陂理君相策壽紆庶乎消不軌
贈施山人下之

蓉城對九華巖壑多幽奇上有仙人館下有才子祠龐醇
結未盡民得秉為彛於中秀傑者乃有施下之下之何所
事道德為人師學能夜忘寢亦至午不炊土竈餘寒燼繩
牀擁敝帷懸榻擇賓下携藜得鬼吹裁竹一百箇翠陰結
為漪科頭坐其下明月照雙璫閒情聊托卧清興偶成詩
靈性能自濬典墳亦可遺澤令原非傲柳州亦豈愚高士
有深意世人那得知鳴鶴聞於天冥鴻漸於遠九臯有聲
響千古有羽儀勉旃施先生荒穢好自給所艱非東隅稅
駕在崦嵫若夫豪傑士文寧不在茲

題湯孝寧叔寧冊

漢世之孝廉舉乃以鄉里孝者篤於親廉不羶於仕才藻
非不庸所重乃在此近世學士家第以文莛起榮名如可

邀至以身爲市豈無親在堂絕裾去不視何哉湯叔寧純
孝足儀軌時方計偕初名心淡如水堂前事病親終身欲
於是郡縣勸駕殷遠遊以爲耻如可安吾親官猶棄敝蹤
孝思何可弛狂瀾亦可砥下有里巷人上有直指使固已
高其人內行俱無訾我事父未能少孤失怙恃雞豚未獲
伸稚牛曷爲爾我慚湯叔寧其類已有泚一讀陳情篇三
嘆不能已

七言古詩

人日遊西湖

今年西湖春太早湖上春光尚未好流水桃花竟杳茫舞
袖歌扇俱潦草相邀却有賢主人三徑菊松爲我掃已當
細艇衝水煙更欲荷輿窮山島黃鸝初作哢院聲淑氣暖
欲穿蘋藻南山一帶夕陽天如紺如緞催夕早人生年少
不行遊聲老英殘空愴悞新年花似去年紅前春人到今
春老只今不見越王墳牧豎歌踏牛羊道

陳姑月乞差南歸乃與其太夫人壽會時在淮陰舟
中相值求書冊

孝子不忍違親膝爲親祿養乃始出假令將母亦不違區
區華組何足曳恠哉陳君遭際奇奉差得過母氏室母壽
乃當仲夏中子歸計期應不失天上乘槎已占星人間舞
綵還娛日光華時藉聖王恩稱述又有名公筆人子誰能
無至情旣官此意便難必就此堪傾酒百壺着意花前休
草率

崇仁崔父母以華蓋新誌見惠讀而賦之

宇宙名山始非一我慙登覽十未七楚惟峯嶺與衡陽豫
僅嵩高之少室陟岱升華竟未能卽到桃源亦草率况乎
生平大缺陷家有蓬瀛乃坐失於崇吾得見大華竟未握
衣一登隲偶逢霍童崔縣侯談及此中至竟日飄颻人外
各呈詞已覺衆山響瑟瑟更復貽我新誌書俱經崔侯親
手筆披閱我時爲卧遊頗能前與少文匹仙源尚不論唐
虞近代漢晉何足迹浮丘旣爲黃帝兄王郭寧止方平姪
仙定別有一源流要非世人所得詰固宜山川發炳靈何
難法相爲光霽我恨人生若白駒不應身世亦黑漆要須
安閒覓一丘風月領承無忌嫉振衣芙蓉雙蒂間雲霞爲
文天爲質千秋萬歲無毀存下視世人真如蠹

五言律詩

月夜坐盱東湖樓

剝蟹自持觴高樓且徜徉姑山雙藹藹洲樹幾蒼蒼四望
天如水相看月似霜何當今夜永清影一昂藏

園中

明月花前酒青山雨後詩一鶯啼綠樹雙鯉躍紅池下榻
初延客過庭自教兒倚欄方野服欲論已忘辭

黃梅道上

路入深源處行旌濕洞雲泉聲千坎續山色萬重分人語
林坳出花香蓋隙聞境窮逢驛館坐喜得涼薰

雨中花

却恠寒勝曝園花也自開淹旬無日出驀地有春回晴拙
鳩能喚陰濃蜂亦來當頭須復挿莫待髮如皚

贈劉叔夏新遊南太學集吾蓮池

饑歲兼貧病君來我正眠
饑惟羞野菜席偶向池蓮才子
援何例名公贈有錢此行多亢壯
一劍自南天

二

一夜燈前事叨叨說未休
豈知來是別翻欲餞爲留朝雨
亭前柳南風白下舟文章山水裏
誰道不仙遊

夜發嚴州

空林雙過雁寒木一棲鷓
越地看吳月江船載海潮
鼓聲催棹急帆影快風調
有客汀州外鄉心發洞簫

西湖御河

十里御河西春風二月時
花初呈國品柳盡學宮眉
土暖蘼蕪適冰消菱芡宜
最憐雙輦道望幸沐恩遲

遊高橋諸寺之作步馬同年韻

寺觀參差裏山溪掩映間
塔尖全蔽日林隙稍窺山
俗與僧租勝官從野貸閑
盛遊兼好友盡興得開顏

秋前一日同吳福生李性參范質公集齊羣玉宅作
今日呼盧處猶疑昨夜聲
月痕天末見秋意雨中生
圭組羶無味杯尊淡有情
官閑時論恕歡謔未須驚

新秋集吳福生齋頭分得私字

病起孤前約芳筵到獨遲
官因無事懶人爲有情癡
紅燭秋偏媚清尊雨更宜
歌人苛酒政紕斷不吾私

出都道逢西安新令俞君先

文章元有契萍水偶同途
飛鳥爲官越棗槎一使吳侯津
行再會阻雨宿常俱良晤
旣如此淹留未可無

奉使吳門馬仲良同年邀飲關署復惠贈詩步韻奉酬

因投歸去轄得話別來心城外鳴鐘盡牕西剪燭深昂藏
紆北策委婉聽南音無限他鄉意秋風各有吟

送曾龍圖侍御代巡粵西

持斧君行遠情深送別盃贈題關上柳報擬嶺南梅品望
三朝斗威名百粵雷共驚荒僻地一旦有春回

九日舟中對菊時在平望驛

舟中逢九日杯裏盡三更開菊親人淡歸槎泛使輕鄉心
紅蓼入客夢白雲生斷月楓林夜偏深坐者情

新聞薄晚

貪眺汀洲暮蓬牕且自推月隨江勢轉風約水文迴煙去

堤還柳星低樹着梅自猜湖海客萬里一帆開

東昌府東范質公司李二首之一

欲聞東翼政到卽問居民共道官如水能登物在春向稱
君辨此始信我知人久別燈前事從今復快陳

題十洲三島圖爲王君作丞家住枕柯山

誰作蓬瀛想翳然林水前松知丞亦韻柯記宅仍仙談戰
無堅白身願有刺立長生饒秘訣道德第三篇

密縣三白松

係黃帝三女塋處

三女原爲粲應嫌作艷粧月中行鶴斃天上降霓裳結伴
羞爲雨聯班永抱霜陵嶠千古質固合父軒黃

衡山三首之二

林霏升雨氣溪蓼出霜容異境攀藤得高人採蕨逢字奇

知禹鑿松古識秦封氣候山中別纔秋已似冬

二

登嶺欲尋寺嵐煙尚幾重峰頭遙見塔天外忽聞鐘
狎墮蹊間栗僧歸洞口松攀躋猶未半日已是中春

三

方訝源垂盡開迷有負薪藏書唐宰相遺履魏夫人世外
棲何日山中住可旬莫愁糧裹盡崖果向前陳

七言律

秋末登滕王閣

昨夜滕王風力寬輕帆乘便到江干閣中文物迴環換檻
外秋江渺漠殘自有河山千古慨祗同天水一時觀匡南
以往多才士著作何人並子安

天街卽事

天壽山前王氣多太平風日自雍和祥雲彩護黃金殿瑞
旭光生白玉河但遇名流俱上駿不聞俠客有悲歌寒微
安得龍顏覲屢傍仙韶展佩珂

除夕先一日集馬仲良書齋分韻得同字

交遊四海及名公歌笑西堂歲杪中梅色三分仍騰雪冰
心一片已春風踈狂更得新詩好骯髒追談往事雄莫訝
來年來日改還乘此夕此尊同

贈曠聲和給假南歸

朝陽有鳳戾天飛新沐恩綸賜假歸冰雪六年聊偃息風
塵一日忽光輝故人應訝乘傳貴往事能憐負弩微此去
登車先攬轡他時諫草聽歡歎

山陵

何年天作此高山萬嶂千屏壯抱環燕國封疆周國化秦
時城塹漢時關兩崖似劈巨靈界一壑如遊蓬苑間自是
聖朝深德澤岡陵永世媚宸顏

送謝中丞陞南少司馬

西臺風望重鐘鏞提挈能教百尹從暫借南都新頰牧終
還北闕舊夔龍直攜將略方揮扇爭說人功是發蹤東下
一帆秋色裏長江天際見艤艫

蔡中丞元履以新命督黔兵時予督餉襄郡餞之習

家池

新擁貔貅十萬騎餞君開宴向名池英雄宅適當諸葛整
暇棊仍賭費禘論賊自書巴蜀檄噉名猶陋杜羊碑南人

從此爭弭耳為懾天威公在斯

傅三來作客曾蘭谿任賦別

西堂春草幾臨篇結想誰為夢惠連坐獨有君可與飲醉
偏容我不妨眠豈堪言別當歡日翻令談詩憶去年知汝
多才饒作客清時書記日翩翩

杜門

莫貪閭巷盛軒車閉戶高眠致有餘那可滌腰疲應對未
應口腹累庖厨頗嗔俗士無廻駕祗合知交有絕書豈是
元龍未學道一生豪氣未為除

送王文水年丈差歸

李于鱗白雪樓為其所
鬻而時官上林苑典簿

一官總任世沉浮獨繆家園白雪樓平世山容人暫卧上
林春為爾全收板橋詩思遲驅馬槐驛鄉心碎聽鳩歸去

丘毛伯先生集
竟酬萃不汪文章山水已千秋

送周玉繩太史得假送親南歸

恰好花辰拉酒盃
光天長日幾追陪
鷓鴣帆獨卷春光去
鶴鼈誰乘月色來
清世原無山可卧
孝思特予假重回
澗泉君謾稱安暇躡
屐圍棋也相才

贈胡彥仲任永清

文章海內幾英雄
所見將無大略同
憶我曩爲君擊節
似君今向我披衷
新分天子提封寄
小試人臣爲國忠
正有清才能製錦
銓曹屬汝右扶風

送丘義軒寅丈奉使江右

知君蕭瑟正思鄉
恰喜皇華戒道忙
歸錦有恩懸畫色
掛帆無恙掠秋光
時艱才子雙長劍
詩興僕奴一古囊
記日到家應不後
菊花剛好近重陽

送李次見司李南康新任

看君何似美風儀
故乞偏城寄曠怡
贏得湖山兼作主
闌將煙月盡歸詩
之官屬邑剛逢菊
將父瀕江僅有鱗
最喜四時皆可卧
不嫌拄笏了文移

五言排律

登從姑山

盱市千人沸姑山
一地閑樓臺蒼翠
外雲雨暮朝間
丹竈經年隱青扉
盡日關雲封松色
老風送鳥聲
蠻石罅鏤天巧
波光照客顏
崖難容盼睐
路費幾躋攀
林藪驚玄鶴
汀洲見白鷗
高情方傲睨
清興未闌珊

閑居

幽懶情彌甚，踈狂病不除。題門時有鳳，食客日無魚。堂靜
苔侵坐，牕虛鼠噬書。自憐行踽踽，長獲卧徐徐。素月臨池
後，青山沐雨初。園花刪俗設，厨笋煮新鋤。別調堪醒醉，玄
談足吐茹。世雖用世法，吾獨愛吾廬。

遊旴集鄧壺丘侍御芙蓉樓時孟秋七月初六日也
璩三谷司馬亦與焉

市塵之巖壑，宇宙此山川。才擅登能賦，居疑好是仙。看君
高莫企，覺世穢堪捐。呼吸天相徹，聲名斗並懸。座危傾月
易，氣冷入秋先。天上開簫鼓，雲間儻几筵。似堪驅素筴，便
欲進華氈。覽近翻歌曲，風高達笑喧。一床今夜嘯，百尺幾
人眠。此會俱詞客，同遊良有緣。

五言絕句

野眺

鶴渚雙山抱，蓬門萬木封。其中有隱者，白髮老爲農。

巖灘夜泊

晚日夜光盡，寒梢送響哀。月升帆影見，齊傍釣魚臺。

七言絕句

幽居

昨夜秋聲入樹間，霏霏蒼翠落衣寒。誰人更作清如水，手
酌潭泉沃晚蘭。

閨怨

銀字調成一按，箏就中情緒亂啼鶯。幽窻不放東風入，只
恐春愁聞處生。

宮怨

太液冰澌盡日流長門依舊冷如秋却閑宮樹千花好不
得君王一日遊

送陸景鄴督學廣西

柳州君過事相因異代宗工面目新直改劍銘山作筆都
教推結變文人

二

征苗何事用旌旗文教洋洋盡在斯新化只憑干羽舞朝
廷爲省數年師

遊虎丘

綠楊護寺古相仍搜勝吳儂慣自能春色着人應似酒閒
身傲世不如僧

章大力先生集序

慈谿胡亦堂二齋誤

士君子負經濟之學不得其位以施於世至於抑鬱而著
爲書雖世終不用付之空言而吾言在此夫人亦旣知之
勢審見定使天下之變必趨其所言之故而當時與後日
之人相視歎息重識其意之所存吾言亦庶幾以無憾吾
于章大力先生有慨焉夫先生之在江右固一時所稱文
之四家也是時文當萬曆以來其運日下先民之規矩欲
亡而邪說詖辭交作背馳如孟夫子所闢之二氏亟持之
而不止旣亟持之而或不止乃天下又于末流波靡之餘
卒聞風而奉其名尊其說者何哉斯固其文之故有以立
于不易也乃若其志則固不僅于是矣文之盛衰世運視

之以爲治亂而治亂之本尤存乎政事時事日非矣先生所條說意在親百姓以祛壅蔽重守令以用兵餉任將帥以專戰守每一篇則三致意焉蓋先生仕旣不得當路不能行其志一爲太守故嘗言及漢之任太守者法爲善而所官又在嶺西之柳州往者臣子謫官之地勢偏壤僻悠悠無事爲英雄之所無用而年已遲暮至七十餘莫可以自見故一發爲言監勁走險如壯夫之相遇於道瞋目語難銳然不能自巳今擇其言之最有益于時者讀之而其大槩亦可見矣至留書以成于巳未者爲斷氣體取于諸子而精理過之當先生時學者以子書入舉業相從若狂此書疑如湯沸不沃反助之沸然反覆循覽師古立言云以砭世非同于不知而作者也故稍爲之論次云若其外之所著星次分野以觀天文卦象曆樂以闡河圖又根要于皇極之學不易窺識別有存編非可以遽盡已

章大力先生集

慈谿胡亦堂二齋選輯

治平論

親民以蔽

人主之尊如天天之去地也豈可爲道里哉然所爲者皆
 至於地而地之物無有大小皆得自暴于天其中畧無障
 隔之者如此則雖謂之至近也亦宜人君所居之高與天
 不異天下大小之物所以仰之亦不異然而上嘗苦下之
 難知下嘗苦上之難達不能如天地之相見者其隔之者
 多也若令天之下地之上居中猶有物焉而上下藉之以
 相通則此藉以通者少而所藉之爲隔者甚矣今天下之
 受抑而欲訴于上者何限其忠主而欲進其所懷來者又

何限而皆苦于不得達其得達者蓋不避死亡而後可以庶幾焉夫赤子之于父母欲其孔邇奈何絕隔之若此也今但不爲之禁制令小吏庶民欲有所陳隨至隨通皆得自達于上而天子又時引見耆老而詢之爲無常則天下毛髮之奸皆無可藏矣何也凡作奸者必害於下下固不能爲之隱其害也民之利害得則守令之賢否亦得守令之賢否得則刺舉之得失亦得故詢事自下而情可盡也周禮外朝列庶人之位而太僕有鼓以達窮民故其君安坐而見天下之事而文武成康稱明君豈有曲巧以知物哉亦唯由此道而已或曰小吏下民皆使之得言于上不亦煩乎夫日行于天而蛇鼠之類皆伏而不出君有明道以知奸奸不作矣奸不作而無可言者矣此所以近君民之路者也

省階級去冗員以急國勢

立官授職在審疏數多少之宜蓋國家強弱之故緩急之勢繫乎其中不可不察也是故級不可疏亦不可促員有宜多亦有宜少級已促則君不尊威不甚而令不重級疏則相至之勢緩令不疾威不急而下不親情不通周官九命以爲差數然自君及民無過六等蓋自卿大夫三殺而至閭胥而去民一間矣漢官以祿爲紀凡十六等而實不相懸故郡縣之有治行者卽爲九卿而九卿之稱職者卽爲御史大夫二千石與萬石爲相次之官蓋周漢設官主于民事故促于其節唐宋以來設官但以爲官獨取階級之多以爲陞遷而已夫無實之級不足以大懸尊卑而于

上下相用之勢則不勝其緩矣此其實於疏數者也至其
多少之宜抑又悖謬周漢建官在下者多在上者少分職
者多制馭者少周之卿大夫已卽爲卿而二卿監以公一
人其上則天子也漢之監郡守者獨御史武帝更爲刺史
當是時法舉而吏清無廢事也宋卽一轉運之外益以提
舉提刑無他及也今則按察兩外有分守分廵方伯開府
並爲監臨而直指使者又歲巡察之直指所遣爲耳目者
又歲至焉其上官常八九內之朝廷之上亦傷于察舉之
多至于邊方要地尤恃專闔今之節制直束縛之已轄于
撫鎮更稟于監司又益之經略監軍所謂稟命不威者國
家又何嘗爲之計哉凡此數者皆多之而非宜者也考之
周禮五家而有比長二十五家而有閭長百家而有族師

五百而有黨正二千五百家而有州長萬二千五百家有
卿大夫六遂之制亦自隣長里宰鄣長鄙師魯累而至縣
正遂大夫卽漢亦亭長三老嗇夫遊徼等官布于鄉亭古
之卿遂卽後世之州縣古之師正大夫卽後世之守令也
而古在師正大夫下者尚五等今自縣令而止餘但丞尉
此則少之而不得其宜者也夫節短者勢險級已疏則用
下無力以衆爲強者在盡衆之用今分職少則用下不切
然未若多於監制者之失之甚也夫多于在下者則祿薄
多于在上者則祿重多于分職者則事舉多于制馭者則
事廢多于小官有以盡人之才多于尊官則更以束人之
才今之勢皆以多制少爲者一人制者數十人勇猶爲虺
敏猶爲銳况中才以下乎槩論國家之法求治之意少防

奸之意多故其勢可以安常不可以經變可以安常以其無能爲也不可以經變亦以其無能爲也在外而監制者多則郡守將帥之權輕而監制之權亦輕在內而議論者多則任事之權輕而議論者之權亦輕合羣輕以用國則固國勢之輕也國勢輕而侮之者四面而至是以一豎竊柄天下波靡以隨之小醜陸梁數十萬兵一朝而盡者皆坐此也

館選

翰林學士之名非古也置之自唐始然爲天子遊處之人有古師友之義則亦後世之制之善者也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天子之尊與天下事物隔絕不屬出對大庭無非臨馭之人雖時有宴飲遊歌通其懽慶達其誠心終不能

泮渙優游出入諷議脫然而無嫌此則在天子既有釋其尊嚴之地而在士卽爲盡忠竭誠之時事爲兩善故翰林院之設于官制無譏以唐宋較之宋之選舉無以大異于唐而宋所以任之似勝于唐宋實以脩顧問用之也故一則曰觀朕過失極言無隱再則曰後有過舉盡忠極言一則曰侍從于天下事無所不言再則曰論思侍從之職不可不勉則于建官之旨猶未失也其竄爲合者則無如國初國初所取克館員者皆以徵聘隱逸之士館院所以處師友之地而徵聘原爲求師友之禮如是而用之卽先如是而求之名實不相悖也而已受職而選者如楊士奇黃淮劉鈺鄒濟陳仲完等楊由王府審理餘多由教職總之不爲計資之事卽皆近于徵聘之意相沿久而意漸失有

未能盡如其初者不正其爲士而槩之爲臣一以體統之事行之旣不于此用其親卽不能不別有所親而四目四聰無由可達矣然任之失旨又由於選之失實天下必無有輕于擇之而能重于用之者也天子所親信之人欲其人之賢又欲天子能信其爲賢使天子信其爲賢必使天子自知之夫傾腹心以相付非可以易也考之唐宋皆于朝臣中選之必于朝臣者蓋入爲王官固已爲外官之雋抑以在輦轂之下舉者得耳而目之卽天子亦自可得察之天子所得察者諸臣固難以妄舉而諸臣所易以悉者天子亦能信其知之真也故自詮旨改授可也自臺省改授可也卽部院寺監各舉其司廳亦可也諸臣舉之天子進而詢之不能口陳者疏爲書而上之不過一問再問而胸中學識可盡得矣今獨取之知推曾處脂膏之地于夤緣爲有資已爲可疑之人而以朝廷遙知外臣舉者不能自信而謂天子能爲羣臣信之乎無論館員雖臺省亦當歷部屬而後授也人非地近不能加察非可察不能深知非深知不能親信非親信不能盡其用而收其功而旣與朝夕則以知而後用亦以用而愈知如此而枚卜之名不立可也夫用人之法在一人而精擇一人之數以衆舉之我以積年察之合之而用人之道全矣此并爲子孫得人之道也蓋唐宋間所爲能收其用者出于大臣之薦舉而亦出于人主所自爲斟酌得用不得用之故不可不察也

救荒議

國家不幸當荒儉之歲必非能以君賑民獨可使民自相

賑則法有以他年之有餘補此年之不足者非必積之當時備夫此日也積之當時以備此日者有餘者之事也若夫不足之家亦可使未來之粟爲今日之食借人贍已而異日償之則是借未來之粟以贍今日也此于民甚便而富民不肯借貧民不得借者則是信未立也信之不立者上之人未有以立之也夫券立而不能出人之財者人疑其不必償也設出之今日而斷收之異日仁義之人慨然從之而吝嗇之人亦勉強從之矣今爲官上者追官欠常盡其術而追私債卽欲寬之以市恩苟若此是使人不肯假人也使富人不肯貸使貧民無所得貸也善爲政者不然不施恩于此時欠負之人而施恩于異日借貸之人遇有凶荒出卽票散之貧民令之從有餘之家質貸歲入一分之息出穀之家給以卽簿次第注其數不還者官爲之追其有力必不能完者令得以力作報之准其注銷此法一行次貧之家與平等之民多可以相濟而餘又有官爵勸施之法以鼓舞之可盡得所欲矣易曰理財正辭天下之事未有非正辭而可公行者也今正之爲私債則官不得相急矣正之爲公法謂此卽常平義倉之細者而其爲米粟主者卽司常平義倉之吏而與罰贖待賑同爲一類而官自急之則上可公行而不怩卽下所可據而不疑上必其法以成其信而利卽生于信立信立則不急積粟而粟足其中而民卽可以不苑仁義忠信豈虛而無利之理而聖賢貴之哉蓋施者爲仁義而受者爲忠信聖人所以盡天下于道德也昔周禮泉府之官民與君貲而以國服

爲息然可行之上下相親之時及王安石準之則爲民莫大之害今但使民自相贖償而以官法輔之有百利而無一害雖謂盛于周制可也

奏議

重守令之權

天下之大方制萬里而日苦于貧弱蓋臣策士建言日廣迄無成功以愚觀之言而不能行者始未知任事之臣之所在也行之而無富強之效者始未知重其權也財力出於民求富強必于民而求民之富強又必于守令今之郡守無能如漢之以武顯者非必其人之不足以興功而其人之權不足以興功也權不足以成事而以爲人不足以成事過矣權失而職失職失而人之才能沒而不見不可不察也且夫權者成事之主而強之本也權之多寡成事之多寡也權之大小成事之大小也權之分數強之分數也故如是勢需如是權如是權行如是事如是事成如是功如是功責如是罪故權勢功罪四者相準也今自上而下誰爲權重之所在者言者不得行行者不得專相牽相制此以持平守安則可而欲以持平之權行濟變之事成濟變之功未之有也其在他職猶受成之官也守實獨爲任事之人今之郡守獨自爲守耳幕僚而上聽于所遭六曹之掾以貲而至悉不可得而擇至於錢穀止爲經由之地兵則別有主者而無衛無所者亦衆守之所得爲者安在乎此其本分之權有所不足者然也以爲督察縣令則又有督察之者撫院監牧並臨于上咨而後行而下之甲

科縣令每爲兩衙門又不得不以異日之勢相畏宦族豪家又羣起而撓之此其本分之權奪于外者然也是以居其位者奉行文書苟且待遷而已有數年而去而不知事爲誰何者蓋無守之權卽無守之事卽如無守無守矣又何以禦賊與寇乎今當先于三輔沿邊濱賊之地精擇才智膽勇之人爲守舉異時方鎮之權分使任之而要在省其監制少其地而重其權如漢時郡守謂之郡將一郡之兵得以自練一郡之財得以自用辟舉得以自由六曹得以自擇章奏得以自達專所責成用之如效終身不易不以小得失動移夫莫爲之制則無與分功亦無與分罪矣不立之定法則法無不可立矣兵使自將則能通兵民而酌矣財使自制則可合源流而計矣人使自辟自擇得則其一體之人失則無所委咎矣章奏得自達則無敢閉撓之矣可終身任之則利害歸其身無所容其苟且之意矣不輕以人言動移則敢行其斷而必成功矣如是而法必行而人必用驅之所往無不如志君權得天下強守權得一國強必無不得矣漢世非獨守得用人也令亦自用入考城令王渙辟仇香爲主簿是也非獨守得生殺也令亦專生殺侍中犯法可並斷其頭是也蓋控制數百里非重權彈壓之不可耳守令已然矣而所謂邊將者亦分之兵與地其權亦適與郡守等相與持衡而不得恣各爲守而載天子其上普天之下尺寸之土皆爲金湯賊必不敢過郡而掠內地橫數千里之外矣歷觀往古三代以後莫強于漢而唐宋爲弱漢所以強者獨以守權得也唐宋所以

弱者亦獨以守權失也守權失而兵將橫藩鎮遂以亡唐
守權失而兵將不能橫賊寇亦以亡宋蓋因于封建之後
者猶有封建之意而因于郡守之後者并失郡守之初耳
然唐之初年刺史持節而宋之初年太守得自奏事迨權
奪于牧鎮憲司而後藩賊之禍慘則其始所以治安者又
豈無故哉夫聖人之治天下也有經有權重郡侯者古聖
人治世之經也而因變而重郡侯者卽今日救急之權也
臣所言者制勢之道而非小小補救之法其較在數年之
後而爲之在數年之前今不爲之經制臨急復出于苟且
一方有警而四方徵兵天子之權不散寄之天下急而盡
付之一二將帥莫有相衡相制者而所聚所徵之兵居者
爲河上之道遙行者爲沿途之騷擾外畏敵而內侮至臣
恐天下大禍不在賊與寇而在叛將潰兵有後五代之憂
也夫獨兵之勢可畏而民兵爲一者可安常而不可爲亂
也獨一二將帥可畏而郡各爲守者可相維而亦可相制
也詩曰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師百姓是也大邦今郡侯
是也詩固更未言將帥也

用士

經邦莫大于用士而今無用士之處周時千八百國今之
令昔之侯也無言令也卽今之丞尉猶古外卿外大夫也
而後世已降在雜職此所以無用士之處也士無所用守
令丞尉以下卽以吏書用事令丞特提要之官而吏書之
所爲遂事事爲府弊之處而所憑文法爲作奸之資故後
世必無善治也夫周治最隆卽竄得之用士彼所爲需才

之地盡得士居之其爲大夫卿者皆拱手受成而已而民
與事皆治成周之治所以隆于三代者舉皆士之力也繼
周者莫如漢漢竄近古之處亦不在乎他而在于取士公
府之椽佐郡邑之屬曹皆取之于辟舉爲曹椽者以名節
自厲當劇冗隱曲之地可以容奸作僞之處而盡以自見
其賢之心爲之其取于縣者復舉于郡取于郡者復辟于
公府其有名者常至爲九卿列侯此則漢之得士似有過
于周者非漢之能過于周而郡縣之世公卿之位無世職
以踞之得常虛以待士而士效加博也自是而後無復古
意民事相親之地盡以書吏爲之吏以財進身書卽古史
一膳錄之人而已因于士位空虛遂進而據其處舉天下
最需賢之地而最得不肖之人長吏于是始勞民生于是
始困矣天下不知其然皆以責書吏之不肖而終不得所
以處之但以爲此輩必不可廢而此弊必不可清亦大戾
矣士旣不用其幸而爲甲乙榜若鄉貢者百不一二而餘
皆流爲躍冶此又豈獨不得其用已哉今盡以用士之法
爲舉士之地士之名實于是盡見功效必可覩矣

不宜數用火器

臣聞陰靜陽動凡動生火物之理也旱火之甚者也詩曰
旱寇爲虐如暎如焚旱之爲火明矣五行之災熒惑竄大
水災澹下而火行則塞于大空萬物無所避其禍故小民
之積一火可盡天下之藏一旱可盡而因旱生荒因荒生
兵因旱生疫因疫生死亡由此觀之火禍之極其最著者
也今災旱幾徧天下臣未知其所終非有平時之積而在

兵亂之會一年旱可抵十年旱向損有餘今虧之于不足之候也轉壑填溝賣妻鬻子而易一飽者近在畿甸之間如是數月臣恐其有所召必不能如是安靜無事也夫陰陽之事不可以力勝而可以類感動既生火當應以靜醫家降火而不能責之于水今亦責之所反之時也可復以火事召之乎夫兵固火也兵金也何以屬火火以動爲道凡動屬火兩木相軋而火生其中兵動之尤者固火之尤者也故古人隱之而曰耀德不觀兵以觀之之爲動之也而今取而玩之于禁地北極不動之所而如是擾之古人以燔灼烹飪之過爲致災之由此一燎之用耳靜而作之未有聲也猶過而生火而今聚千百炮鏡發而震之自蚤自晚震聲不絕連雷駢電絡繹于空虛之中紙窓能鳴瓦石皆動此與地震有以異乎若五行之理不相感應先儒聖賢之說不爲憑據則亦已矣若五行必相感應聖賢之書必足憑據臣謂早必日甚決無有可禳之理也又豈獨旱災已哉臣觀與賊鬪者無非習火器之人而對敵之時砲皆委以與賊習砲之人降而爲賊用由此觀之不得制馭之法而唯求之于支節亦祇爲敵人練兵卒脩器械而已矣

富强篇

兵情 兼屯田

王弼州言周之自芻其民也夫兵未有不戰而自精者也其說歸于召募夫弼州當代所稱大儒而言若此然則兵之情真未易知矣周之爲國其名以禮名以義名以文教

者思之舉歸于爲兵夫九兩繫邦國之民比閭族黨鄉州比之矣而又綱紀之以君爲臣綱以父爲子綱以夫爲妻綱君爲臣綱而民在其中民亦臣之數也夫爲妻綱而婢妾在其中婢妾亦妻之數也父爲子綱而兄弟奴僕亦在其中兄弟奴僕亦子之數也而因使下施上少施長而以忠孝節義之名獎之猶以爲未足又爲之爵祿以勸其從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則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名爲三物合而言之則一物而已比其情而使之相生卽比其情而使之相施以文爲名以武爲實則歸于爲武而已矣周禮曰藪以利得民夫膏田美地者利之所在民之所戀水地相比于是在矣心知非父母兄弟親戚不能相依以生也故以爲身者爲其父母兄弟親戚心知非田宅事產不能爲其父母兄弟妻子也故以爲父母兄弟妻子者爲其田宅事產心知非耕戰之民莫足以自養也故以自爲之心爲其士卒心知非王將無以約衆齊民也故以自爲之心爲其將帥心知非天子之重不能爲之覆庇也故以爲身家之心爲天子從是將親其士矣故其詩曰我田旣臧農夫之慶從是士親其將矣故其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將與士共以田爲命矣故其詩曰曾孫不怒農夫克敏從是知天子四鄰之爲已庇矣故其詩曰芄芄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召伯勞之事起于法道成爲情事起于情道成爲勢事成于相生道成爲相施此其所以比而能固也後世明此意者無過管子作內政而寄軍令盡以爲

國者爲兵兵有積素其孰能勝之天下之不強武備之殫
弛皆起于事不師古事不師古起于論古之不詳蓋自以
周爲尚文而周公太公之意久已不明于天下而何言今
日哉夫從古帝王之政未有不歸要于爲民者也從古帝
王之功未有不歸成于戰勝者也盤古初起亦必如今之
治生與衛生並營耳而有武與文之別名哉今兵之失在
以無妻子之人爲之耳將之失在不倚兵爲命耳爵祿俸
稍之失在不取諸所自出而別有與之者耳將卒事俸盡
使之相離而又欲使之相爲將無得于卒又使之撫卒卒
無恃于將又使之衛將將與兵無得于土又使之守土皆
所謂反也戰者一人餉之者又一人食土者一人爲之守
者又一人此則雖有賁育不能使不知之士雖有墨翟不
能愛夷貉之人雖有於陵仲子不能爲人所不知之廉而
遂有名無實矣將之剝屯者必以爲非已之卒而後剝之
也士之怠耕者必以爲別可以得食而後怠置也征解之
不前者必以爲爲人而輸之而後緩之也事在切而爲之
今亦無言三代無言太公管子無言井田亦無言屯田而
但曰聚人以守土給田以聚人如唐宋職田之授而俸餉
併其中耳但置將而卽名以兵萬衆萬戶千衆千戶數千
衆數千戶則將爭于兵矣與之土以爲守卽與之土以爲
養則兵爭于地矣使生計盡着于地而別無所以求則守
爭于固矣水草之地必有爲五穀之地謂宜擇地設守并
山林川澤委之該信將吏使得自業其兵營其平野以爲
芻粟營其林木以爲器用錢穀出入一聽所爲一軍之中

二十而一工百而一士百而一商工作器用士主醫藥記
筭商主轉輸常以六七而耕三爲遊巡一爲雜行上之人
始則資業之以數年之餉餘但假以鼓鑄之權使以招商
治市兵旣自專財亦自制官無別徙兵無別調兵衆官尊
士墾祿厚而莫之與奪將人挾自爲之心莫有苟且之意
皆爲終身之謀不爲旦夕之計而有必恃之田祿則有必
死之人心父母妻子所托生托死之地猶將合力併命以
守之而憂委置荒蕪乎宦僕之田產有不治而一夫數十
畝之田必無不治者生計止于其中也是故朝廟之議止
言守邊之術耳豈復更有屯田之可議哉彼言屯田者皆
以另是一事而言之也

序

重修柳子厚文集序

尚論之難也論古不當則古人之是非不明而向後之是
非皆不明而亡國敗家有相沿而不悟者矣子厚在唐爲
論世者所求詳之人何者其時所爲之事唐興亡之界也
唐制之得未有若翰林院之設者也其相沿而失未有若
中人之典兵者也有天下者非甚庸愚皆思欲通上下之
情而苦于無路有亢龍之尊而常無腹心之親卽本親者
亦有勢逼之嫌而况踈遠者乎故唯絕無勢位之人爲可
任天子有此爲通遠見衆之門戶而肘腋之奸無所緣而
入以肅代德順之時君臣父子兄弟間嫌隙易開缺略難
彌其中難言之事非其親暱誰敢任之而鄴侯以華山道
士周旋其間使社稷危而復安而後知友士之功爲在骨

肉之親之上也故唐興之功卒得之學士而當其選者自待甚重而亦爲人所授以重至于順宗虛已委下則又諸人際會之一時也于此而取事之艱巨者竭蹶趨之適其時宜耳彼以中人典禁兵禍之深且急孰有過此者朝廷但知倚此爲可以制外重之勢而不悟畏狼而依虎其事爲舉朝所不敢言若以禁院之親密又復禁舌却步當時內外臣工又誰可任者乎傅縡王伾王叔文以東宮舊人引用柳子厚劉禹錫等謀奪宦者兵此其當與不當功與非功皆非以此時論但以後事言之甘露之變以計取之不得而君徇之至崔胤以朱溫之兵勝之僅而得勝而國亦隨以亡相反而觀然後知此之汲汲以圖者爲乘機投下之手必不可緩而計雖未成其勢終有所阻滯久而不敢逞者爲無功之功也故能明中人典兵之爲亡國囚主而後明此之爲救危拯亡能辨操益挈益以救火者之遲而後能辨曲突徙薪者之蚤使子厚未成之功得彰彰于世而其集始可得而論况以彼文章之堅古峭削皆可以見勁氣之所存而稱義深厚剖微晰芒顯難知之意發難測之情者皆可以爲後人審理研幾之用則其欲與董賈頡頏者也余以鄭使君之命重修子厚文集思今日之有事亦惟中人云內傾者藉勢於外而親信無人又見親臣未易爲使後之持論者知謀國之難無輕以議爲也

送武生入泮序

今上御極之九年始取武生入泮特重技勇之人不以文采相繩約士懷一得者咸奮進在庭得而較比之已得士

若而人進黜于前余遂以朝廷所以重此科之意與所期于諸生者盡詔之夫武之有選非自今日始也武生于學則自今日始此道需之不急則求之不誠士之人方飲食宴樂以需太平而冠岸然而纓戟然橫帶若虹寬衣若帷足以下觀上耀習久而偷紙墨之氣盛而甲冑之色銷盜賊始得窺其所難跳梁于邊陲盜兵于林箐所斬殺屠戮之慘殆不可言夫人衆則強地廣則富此天地自然之理今也偏然反之地廣而不免于貧人衆而不免于弱此曷故哉非兵不足將不足也非將不足所以成之之法不足也何地無材勇之士上實未嘗以此取之則浚而不見勇者不自異而怯者皆廢故相率而出于無用也天子知其然因舊式爲新典向有選舉無教習今則羅伎勇之人盡萃之于黌宮而與文士一體優禮諸生之與斯選者其亦有所思乎夫天下易文而難武武之所犯者天下之至危非夫人所能之事夫以武舉人力能勝數百觔射十中三四皆可以隸于斯籍而以文應試者髻而爲之歷久而成每歲考較收錄少而遺置多而以諸生終身者又不可勝數其舉于鄉而克于貢者蓋百一焉然文士治義理之文義理不當非有迫切之禍而習之既難取之復不易武用于勝敗存亡不當而以萬人之命徼倖是以國徼倖也而應是選者習之不踰時已可以武生自命入秋都試亦不過如此而遂可以邀朝廷爵服之榮矣是何易爲者反取之以難而難爲者反舉之以易也夫難于取文者非故難之也以習之者衆也取之不可勝取則擇其尤者其勢烏

得不難若武之難則在後時所爲而目前遇合卽無有易
于此者上之意特以人所不習故便其事以開其途是難
與易皆一時事勢所致而上人鼓舞天下之心非武之果
易爲而果可取也途易則爲之者衆衆則可以有所擇擇
而後可以得其精由此言之求精者將在其後而武之難
爲與難取其勢亦將有所一也諸生之與于此者但以爲
今日取進之術則輕言之矣必以爲異日取勝之術則難
言之矣異日兩軍相當與角者非儕偶也非寇之梟桀則
賊之狡悍角而不勝又非止無獲而已也諸生以此時之
心慮事則可矣天下之事皆在所以習之筋力定于天分
然提挈運掉加重減輕如是不已猶可使倍其本數而况
伎擊法數乎使諸生果伎力足憑則其心可以有所恃有
所恃而後無所懼而勇氣有所依而生余願諸生且無言
智言略而先言勇也尋常稱說謂鬪將不如智將智將不
如大將此非誠言也戰必自鬪將始能鬪而後可以論智
偏將之任必敢勇有餘而後能決事觀變其在三軍亦必
所部之中有梟健雄武之將而爲之大將者始有所藉以
爲出奇制勝之地異日者砲鼓若雷旗幟若電劍戟星耀
矢石羣飛當此之時膽汁不滿氣不堅剛則雖有鏃矢之
智亦必鬱而不出雖有奇能異智之士爲之畫謀設慮亦
將懸而不可用唯其膽力有餘于以觀時度勢必得其情
因而用之必得其精從此膺封疆之寄將必自鬪將始而
乃無諸生迯虛之地也至若但誦古人之言治虛無之計
則今之文士優爲之又非諸生所能望矣

半舫齋稿序

吾友劉士雲既刻其近菀行于世而陳大士為序而傳之
大約謂文有至分而世之以繩墨相稽者彼固憊然若一
定之事而不知吾深微之所在也雖然彼且以繩墨規我
矣而吾所以應之者未嘗衷于道而徒以文相譏則世之
相咲豈有既哉故予再為之序曰治古之世道德一風俗
同其人自朝廷邦國守土食采與夫山林巖穴農夫婦孺
其人無不學而其學無不本于道于是乎文行其間自陳
謨矢訓作命敷告銘器命物與夫聘好問答討論講說闡
詠巷謠之所撰述其學既本于道雖無意于為文而其高
深典麗終非後世能言之士之所能及士生其間者雖或
其才未必能見乎其詞而以其有得于道則亦有以知本
未內外之分而不惑于駁雜偏曲之說則先生之教有以
使之然也周衰學廢老聃莊周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一
時聰明才力之士中無所得而外劫于敵莫不喪其所守
以去然吾嘗讀其書其人卒沉勇精悍能成一家之言士
卒然遇之而喪其所守無足怪也制舉業之在今日其書
則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書代之而為言則必皆堯舜禹
湯周公孔子之言其學必本于道而其才之著乎其詞者
必使人恍然見三代之遺隆萬以來一變而為老莊之虛
誕再變而為秦漢之駁雜則吾猶無譏也有小丈夫焉欲
去老莊之虛誕而并無其精微欲去秦漢之駁雜而并無
其雄深其所以代聖賢之言者率皆委巷之中講師腐儒
之譚論卑而氣弱不能窺聖賢之萬一而以其說之近與

夫爲之易也則亦能鼓舞一時之士而使之從君子反其所爲其幽取諸易其渾厚取諸書其風雅取諸詩其總核取諸三禮其比事屬辭取諸春秋而又能本濂洛關閩之旨御諸子百家之才以暢其所欲言其高深典麗雖不能與三代比隆而要非秦漢之士能言者之所及則雖先王復起不能易也而是小丈夫者又從而咻之夫取通經學古之言與委巷之腐儒較其取捨亦易明矣而士之茫然喪其所守者又非若晚周先秦之士遇老莊楊墨之雄而劫奪之也計其人無深遠以自存無文彩以動衆而聰明才力之士亦羣而趨之何也意者其偷懦庸穢之說便於淺衷薄植者而不覺其附和之衆與不然則世趨之者多而羣習焉而聰明才智與夫急於功名之士違其心之所

明俛首而事之雖知其非而無可奈何也嗚呼以委巷腐儒之說而欲盡廢通經學古之言此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罪人與士雲從事聖人之道其於聖人之精微旣已得其本源之自其爲舉子業原本六經以御諸子百家之變者可考而知也其高深典麗旣非後世能言之士之所及而其卓然有以自守則雖晚周先秦偏曲駁雜之書所不能動而况于委巷講師腐儒之譚欲以繩墨相稽亦已過矣夫士雲所守者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繩墨而非委巷講師之繩墨也世人旣已爲堯舜禹湯周公孔子罪人矣而大士徒以文章離合進退之小技與之相爭則是捨其大而諍其小也蓋昔者宋之先有五季而唐之先有六朝其文于聲律句字離合進退其繩墨可謂嚴而文之卑陋

亦已極矣韓歐二氏始削六朝五季之習而以六經之文
爲諸儒倡夫韓歐之文豈以無法教天下後世哉蓋韓歐
之法非六朝五季之所謂法也今而後有借古文辭之說
爲舉業之說者不言六朝五季之繩墨而言韓歐之繩墨
其必自士雲始也

已未留

論性

君子誘天下以善則無務于張之也張之而多則不無夸
矜失實之言是開天下以疑也今言性善者欲使自信于
善以性與命重之則從之者宜多且安此君子之心也然
天下之疑必自是啓矣何也性在吾心日取以爲用人未
嘗不知之也其用于私甚便用于公常不便反之胸中而
不得其誠將爲之說以相拒吾之言曰生而有惻隱有羞
惡此仁義之見徵也天下之言曰惻隱羞惡之說未定也
惻隱之爲愛愛之爲欲今之用于人者向之用于食色嗜
欲者也人以義之可尚我始耻不義人以富貴可尚我又
耻不富貴是生于好勝形于不及羣而有之非定于爲義
者也吾以聖賢實其說彼以已之心實其說吾精爲習之
說以推不善之從來人亦執性之說以爲不善之從來然
則吾之說何由而申也木生于山敷精以爲榮斂瀋以堅
幹如是而已匠人持斧斤而材其用一以爲几筵一以爲
楫楫爲几筵則以楫讓爲楫楫則以格鬪今以几筵爲木
之本有楫楫爲匠人矯化之功雖使惠施設辭公孫龍推
義天下猶不能信也善者人之所難爲吾以誠教天下尚

未有應者今以誕先之人豈有能從之者乎已不能信之
于性而吾性之說與道連也因復推疑于道則是吾以助
道之說累道也故說有兩傷者亦有兩全者也局性以善
而性失其大矣必善于性而善失其變矣此兩傷之甚也
推性于無所不可而性之大無如也觀性于無不之而善
之變亦可救也此亦兩全之甚也故善爲說者要使善足
以重性不善不足以累性性善足以重道不善不足以累
道人曰性有惡者矣吾亦曰性有惡者矣性不可爲惡則
世無惡者也人曰惡有性矣吾亦曰惡誠有性矣惡不得
有性則惡不真也故虎狼得性以自必于殺噬鬼孽得性
以自必于陰賊蛇虺得性以自必于毒螫鷹隼得性以自
必于鷲擊唯其性之所爲故發而不疑其所往有所往而
必極其量也而吾性之才則無不可化也善則堯舜惡則
桀紂居于心中謂之明智行于空中謂之鬼神循身發竅
則爲嗜欲應物爲理則爲謀慮而恃道以役之道以久用
之而不已使成于自然則皆是性者無非性者也然後性
得倚道之正道得用性之能而皆放于無窮夫君子之論
道與性亦若是也其成說也不亦易乎其誘世也不亦精
乎

增榮

凡言立是者非獨立是也必廢非而後足凡言崇賢者非
獨在賢也必斥不肖而後足故事必行兩不行兩不得一
也譬之原濕相際原高尺則濕下尺今日原高而濕未嘗
下也是原不成于高也故一去一取以成獨取一奪一予

以成獨于符堅一用王猛則兼誅樊世仇騰黜席寶以爲不誅樊世等則用猛之與不用未甚便也元祐太后一用司馬光呂公著則兼黜章惇蔡確邢恕以爲不去確等則用光公著之與不用未甚辨也今夫懸衡者左抑則右舉右抑則左舉抑之下至舉之上至未嘗有能以不抑舉者以爲其別也今使湯左相伊尹右相伊諧又以爲能用伊尹者有之否也使武王左相周公右相潘止又以爲能用周公者有之否也天之道必去寒而後立暑寒未去也又彰暑之氣造化無以爲能也故朝廷之上未嘗無賢也聽言未嘗無正也上又非盡不用賢之君不聽言之主也然而不成爲用不成爲聽者爲其兩存也此以其能也顯之彼以其惡未熟也亦留之如是則賢不獨用賢不獨用此爲未嘗用賢也如是聽言是言不獨聽言不獨聽是爲未嘗聽言也君之爵祿固有盡也自一命而至九命有極也然而明君用之則其等皆增而重者有抑奪之權以明之一命之爵必使賢者居之不肖者降爲庶人則一命之爵固已重矣爵非異于故時也然而猶有不輕可得者則得者已重也里之三老訓進子弟令之曰某子材坐堂上賜之卮酒某不若訓立之堂下執酒具也堂上堂下非賞罰也而堂上必自以榮者堂下者明之矣堂下者必自以辱堂上者明之矣有予而奪加辱有奪而予加榮此增崇爵祿之道也

生情

用人者用其心之有冀也用其心之有懼也然而不能立

所冀于前章所懼于後則人之不用也必矣用者存乎我所以可用者存乎彼可用者彼之天道固有之固可以因人用也今夫役馭萬物者必有飲食之利為其欲存也必有鞭策之威為其畏存也然而飲食之美有極鞭策之威有止則其術將殫物之欲惡又不可得加于此也故第節度于二者以為無窮人者欲富貴者也欲美厚者也然惡死亡者也憂苦者也富貴之事差之以等榮然數陟而卿相欲之事必盡矣戮辱之事差之以等害然數降而死亡惡之事必盡矣非不能加于二者也人之欲惡固止于此也而卿相復不可多有戮殺復不可多及求人之事又未可以已也是故聖人立之事而生其情是何也人之欲惡固可導而有也向知利之可欲也俛然未知禮義之隆高

此亦緣山論
心是月
不事

也未知名聲之光美也為之崇禮義以觀示之名聲以顯白之人蹙然又有欲于此矣賢者先趨之朴鄙無識之人徐徐然向之向也徒知害之可畏也未知汗下之難安也未知訾毀之醜辱也為別黑白以界異之非訾以重累之瞿然又有畏于此矣賢者先避之朴鄙無知之人徐徐亦忌之此二者非即有也導之而有也然已欲之若固然矣其惡之亦若固然矣夫已欲爵服又欲禮義已欲禮義又欲名聲如是則欲博民之欲博是受賞之地博也已忌誅殺亦忌醜逆已忌醜逆又忌詆訾如是則惡博民之惡博是受罰之地博也苟其為地之博則加之者之易民不憂不使矣故聖人立禮義設名聲以虛續實也實竭而虛不可窮故位雖無所益之人猶勉之而若有冀也今是禮義

聲名也豈一爲之而可已者哉必以終身之事就之此賞
罰之精者也且夫爵之爲榮也一刑之爲辱也一君子爵
必以將大義刑必以愧不義則措爵唯一受者有餘榮焉
置刑唯一受者有餘辱焉何也義不義之說又明也

權存

樂紂貴人人不賴其貴也盜跖譽人人不賴其名也有勢
者必榮人以爵祿無位而處下者必榮人以名聲以得之
者爲利也然而貴之人欲去之譽之人欲辭之將爲不重
不尊耶樂紂非乏高爵貴勢也將以爲言不美說不諛耶
盜跖非少便口利辭也然而榮之不成榮者何也樂紂無
本以貴人盜跖無本以譽人故貴非獨爵譽非獨美出之
者爲之質今使有擯于樂紂者世未嘗以爲不肖人也或

精錄後
のりあり

且賢之有毀于盜跖之黨者世未嘗以爲汙士也必且異
之榮辱之出人皆受其反者是樂紂終身無貴賤人之權
盜跖終身無毀譽人之柄也王烈居鄉有盜牛者事泄曰
乞勿使彥方知此真可以身辱人者也李元禮以名教是
非爲已任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以爲登龍門此真能以
身榮人者也今使位下于李膺勢劣于王烈處草舍土壁
之中以一身爲勢然而行誠有章表義誠有教事何遂不
可爾也人言匹夫不如天子者爲予奪榮辱之權存匹夫
不與也今樂紂與奪人人不受實也是天子而權不存也
李膺王烈在下位而人美其所稱醜其所詆是爲下而權
存也由此觀之德者權之克而權者人所自爲也天子匹
夫實有以相質矣

章九先生集

卷一

四



